

石君

豆香处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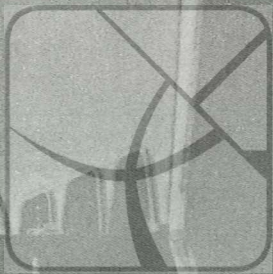


简介

如果说石君的《踢含羞草的日子》是清雅优美的，《井外》是通俗朴素的，那么，这本旅游、回忆、杂感的《豆香处处》是兼有上述两书的特色了。石君以清雅优美的文字写景，散处处妙笔生花；她能再以通俗朴素的文字抒情，所以又句句纯真动人。

看她行踪处处，然后描下丰富的生命色彩，并且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引人随她去游名山胜水，去问境访俗，去品味特产美食，去浏览历史古迹，去……
看《豆香处处》，随它去卧游，去遐想吧！

國立中央圖書館



豆香处处

石君著



目 录

序 ■ 李向

一双布鞋 ■ 1

花县之行 ■ 4

鸡公车怀想 ■ 10

趁墟 ■ 13

艇粥鲜香何处闻 ■ 17

热气蒸腾记围炉 ■ 20

豆香处处 ■ 23

柚子、柚皮、沙田 ■ 27

多峇湖之涟 ■ 30

摇荡的夜 ■ 34

马达山驰想 ■ 36

看这些孩子们 ■ 39

我爱峇厘妇女 ■ 43

顾打海滨 ■ 46

斗鸡场上 ■ 48

目 录

峇厘之土	50
前王恨曲	52
雨中游福隆港	55
古城散记	58
天然胜景话班珍	61
天定半日游	64
香喷喷的黄昏	67
夕阳勒马忆当年	70
石澳小记	72
也为香港人辩	74
唉，上当啦	79
问路·过路	83
冬旅奇遇	86
奇景异境话横贯	90
天开奇景记乌莱	96
朝雾涵碧泛明潭	99
撩人八景在澄清	102
*	
后记	105

序

李向

古人的游记几乎都是山水记。那时交通不方便，根本没有现在所谓的“旅游业”。偶然有结伴去游山玩水的，也多半是一些文人雅士——特别是那些被下放到远地去做官的文人雅士。他们发现什么地方好玩，常喜欢给那地方——或是一座山，或是一条溪——写一篇铭，叫人刻在石头上，表示我曾到此一游。铭之前通常还有一篇序，这序大概就是最早的“游记文学”。到唐朝柳宗元，游记已能自成一体，而且发展到一个高峰。自此以后的游记，虽然续有发展，似乎也一直未能跳出柳宗元山水记的范围。

到了现代，旅行已经不再是爬山涉水，而是坐着冷气巴士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行程也不只限于大江南北，而是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的乐趣也不只限于游山玩水，而是包括了考察、参观、购物、吃、喝、嫖、赌等等。所以，现代人的游记，在观念上、在内容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和古人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是一篇游记，也可以是一篇报告。它有时候也是一篇杂感、一篇抒情小品、一首诗

(如柳北岸先生的《十二城之旅》)，一篇小说(或类似小说，如海英利希·磐尔的《爱尔兰之旅》)。

石君的游记看得出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写的。看起来有点杂，但在形式上却显得多姿多彩。这里面有传统的山水记，也有抒怀小品、随感录和散文诗。例如从《一双布鞋》到《柚子、柚皮、沙田》这八篇，就是一组抒怀小品：回忆她小时候回花县乡下时所见过的一些亲人、经过的一些趣事和吃过的一些食品，笔致委婉、感情深厚，即使不当作游记看，也是写得很好的散文。

从《多峇湖之涟》到《前王恨曲》九篇，是作者旅行苏门答腊和峇厘岛的记录。《多峇湖之涟》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游记，《摇荡的夜》是一首颇有气氛的散文诗。自《马达山驰想》以下，则是一组随感录。大抵是作者看到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却生活着穷苦的人民而发的感慨。我却更喜欢从《雨中游福隆港》到《香喷喷的黄昏》这一组马来西亚游记。福隆港、马六甲、邦咯岛，这些都算不得是什么美景，(或许班珍山洞真有点奇，我没有去看过，也不敢肯定。)可是在石君写来却玲珑透剔，充满了地方色彩。特别是那篇《香喷喷的黄昏》，写砂朥越一个伊班族长屋里的一夜，简直是太诗意化了。毕竟因为是骨肉之邦，感觉上自是比较亲切的。

从《夕阳勒马忆当年》到《冬旅奇遇》，又是一组“有感而作”。其中有几篇是感怀，有几篇是对香港人情的探

讨。我觉得奇怪的是，作者一边在《也为香港人辩》里为香港居民说好话，一边又在《冬旅奇遇》里鞭挞香港人的寡情。读了前篇再读后篇，觉得有点不太调和。或许，这也正好说明：在香港，寡情寡义的人固然有，直肠热肚的人也不少。书中最后四篇《奇景异境话横贯》、《天开奇景记邬莱》、《朝雾涵碧泛明潭》、《撩人八景在澄清》却是纯写景的山水记，或许也是石君的重点之作。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力的深厚。她这几篇游记写来词藻流丽，音节铿锵，颇有公安竟陵的味道。可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也只止于词藻流丽、音节铿锵，它们所描写的台湾山水，老实说，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片模糊。

这使我想到，写游记——特别是山水游记——不能单是写景。景中必须有人，特别必须有“我”。郁达夫的游记为什么那样令人回味，就是因为他的游记中永远有一个活脱脱的“我”——一个跌宕潇洒的诗人的形象。游记中的这个“我”要是处理得不好，也可以使整篇游记变成不可卒读的东西。石君在她这本游记中给人的印象是“豪放”，这是好的，可是有时候她在一些篇章中有意无意的要突出自己，这却犯了做文章的大忌。

石君迄今走过的地方还不算多，看过的山水景物也不算是真正灵秀雄奇的。如果让她走过更多地方，看到真正的奇山异水，相信她一定能写成更精彩的游记。

一双布鞋

在外子的鼓舞之下，我终于“抛夫弃子”的独自踏上泰、台、港的旅程。这快刀斩乱麻的决定，难免依依。但那件红大衣和红布鞋，都足以反映我的心情。

登上珍宝型豪华客机的梯级，在所有黑、褐、杂色、高跟洋鞋展履中，我却穿了一双红布鞋，引来了许多人的注目，跟在后头的两个外国人，更是窃窃私语，坐定之后，有一个坐在我身旁的，忍不住问我了：

“小姐，妳这双鞋哪儿买的？”

到了台湾，有一位带女儿代表新加坡去香港参加游泳比赛后，顺道游台的姚先生，也对我的布鞋大感兴趣，当他看见我在邬莱登上云仙岩道时那种健步如飞，上高山如履平地时的轻快样子，便决定回新加坡时往百货公司买一双给女儿了。我那双只花三元五角的“灯蕊布面”“断底包换”“福州制造”的薄胶底鞋，踏遍千里，高山平地，无往而不适。

提起穿平底布鞋，我便想起广东乡下的鞋子，这种家庭手工业制造的鞋子有两种：草鞋、布鞋。草鞋是利用乾稻草

压平捶实，用绳线麻纱之类，织绑而成鞋底，其状有类日本拖鞋，只是鞋跟处加上绑绳，系着足胫，以便下田，做草鞋叫做“打草鞋”。我回去时，正值秋末冬初，大家忙着秋穫冬藏，我没机会得睹妇女们在农耕饭后，围集门前，闲话家常，但道麻桑的情形下，打草鞋的盛况，可是对于布底布面的传统鞋子，却是感到亲切的。

那年，我从香港穿了一双革履西鞋回乡下，到了大舅母家里，已是步履蹒跚，脚跟皮破血流了。舅母大为不忍地唠叨着：

“冬天怎能穿皮鞋？皮鞋遇冷，缩得又紧又硬，孩子皮嫩，都擦破啦，真是‘无阴功’。”

于是，大舅母决心为我赶制一双布鞋。只见“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大舅母，立刻找出旧衣、布碎，先照我的脚底形状，剪好长阔，然后一块块由手抹上浓浆，做成“布扑”，当这些“布扑”快乾时，便把它一层层叠整齐，熨或压之使平，这种“硬布扑”鞋底，厚约四分之一吋，敲起来“扑扑”有声，之后，唯恐脱粘，还要用粗针粗线，整齐成行地用倒扣针法缝紧，叫做“串”。因为“布扑”厚，串时谈何容易？只见大舅母右手中指戴着“顶指”，相当费劲，串好了鞋底，大舅母又找出平日缝便的一对绸质绣上莲花的鞋面，托上棉花，缝上鞋底，手法灵巧轻快，不逊于今日街边之补鞋匠。穿好棉袜，再穿上布鞋，只觉舒适、温暖，轻快如不着物，我是无法不爱上这种布鞋了，也因此而永远记得为我

“临行密密缝”的大舅母，感谢她老人家，让我舒适地度过个冬天，否则，我真要足肤皴裂呢！只是当我跟着家中孩子们往外跑时，大舅母总是大声吩咐：

“别踩着水啊！”

不便湿水，该是这种传统布鞋的十全一缺了。

发展到了今日，布鞋日新月异，鞋底不断改良，有用薄皮的、树胶的、塑胶的、化学纸皮的……。生活在大都市里，许多方面都不能免俗，日常工作应酬，足登高跟，一旦能还“足”自由，其中况味，何能言传？

这次冬旅，我有先见之明的买上这双保暖、柔软、舒适的布面鞋，让我有个愉快的旅程；我能不感激九泉之下的大舅母么？

16 - 4 - 74

花县之行

在地大、物博、人众的泱泱中国，花县这个小小乡邑，真如巨狮身上的一根毫毛。

花县原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载舆图的小地方。但是，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发生鸦片战争，清政府屡屡丧权辱国，赔款割地，使人民生活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之中；加上道光嘉庆年间，灾荒瘟疫广泛流行，天灾人祸，哀鸿遍野，于是，继广东三元里人民抗暴，社学乡勇到处出现，而广西东南部的金田村，终于暴发了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继陈涉吴广之后的第二次农民大革命，影响至深且巨，它延续了十五年之久，如果不是有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大汉奸的助清灭汉，农民几乎把颠预的满清封建皇朝推翻！领导这次大革命的人物洪秀全，原是广东花县人。至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后，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中，有不少是花县人，从此，花县扬名中外。过去，一般人都只知山东地方多豪俊，因中国东北外患频仍，故烈士辈出，名满丹青，经过这些广东革命义士轰轰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才知华南及广东人

民的抗暴及正义爱国精神，与中原及东北的英雄豪杰相比，何逊色之有？江山代有才人出，是地灵人杰呢？还是人杰地灵？

花县离广州不过百里，交通便利，由九龙乘广九路至广州，再转乘沟通华南、华中、华北，中国南北纵贯大动脉——京广路（一九四九年以前称粤汉路），不久即可到达。在广东一载居留，履痕处处，到过的乡邑不少，不过，住得较久，印象最深的是三个月的花县生活。在这里有无数村落，而松岭庄最使我难忘。粤地多山，百分之六十为丘陵地带，南岭、大庾岭、九连山的余脉，蜿蜒纵列；林木多松、杉、楠、柏，尤其是松林占二分之一。广州的“白云松涛”固美名远播，而先妣的生长地——花县松岭庄，更名符其实。站在高山上；看松林在北风中翻涛，沙沙之声，如波如浪，绿澜壮阔，快哉此风，除了松风松涛，乡下的鱼塘、茶寮、墟场、田畴，……一切都令我怀想。

花县有可口的食品：芋粥、芋头糕、咸鱼酿豆腐、咸豆花、粉葛蒸扣肉、腊味饭，过年时准备敬客的油炸点心：煎堆、麻通、米通、蛋散、油炸角子，令我垂涎难忘。尤其是油炸角子，二吋长、一时阔、两头尖，成个半月形，弧形边上还捏上花纹，薄薄的麵粉里包着芝麻、炒过的辗碎花生、白糖，味香、粉酥、馅甜，引得孩子们吃了一只又一只！做这种古老的却令人齿颊留香的乡间食品，不需要什么用具，不必用什么新式园木条来辗麵粉，只要有个玻璃瓶就可以

了，把麵粉輾成一大薄片之后，找只直径二三时的杯或碗之类往麵粉片上一按，可以按出好些小园片，把它拿出来，包上香甜馅，把它一合，成个半月形，更不必象现代做西饼的方法，要用什么用具滚式花边，只用一只姆指和食指头，便可指过生花，扭绳状的花纹，均匀悦目。在乡下时，我年纪还小，没学到什么，可是捏油炸角子，却一下子就学会啦！大舅母不绝地赞我聪明。我不知道我是否聪明，不过麵粉好捏好玩，那是真的。何只我这城市孩子好玩麵粉团呢？乡间孩子还不是挤了一屋，这个吵着要粉捏小鸭，那个要捏小龟的么？当然，更有趣的是乘婆婆妈妈不注意时；偷偷舀了一匙甜香馅进小咀巴，然后又飞跑出去的！而人逢喜事，新年佳节将到，长辈们都不作兴责备孩子，我们也就乐得乘机会乱挤瞎闹。好开心呀，做油炸角子的时光！

花县有我可敬的长辈：喜欢给孩子们缝衣服、做食物的大舅母；爱讲故事笑话的叔公，乐于带孩子们去翻山越岭的大表哥，好识字学习的表嫂，当年轻力壮的一辈去耕作时，忙碌地为邻居看管孩子的七婆；花县，有我可亲的兄弟姊妹：能推鸡公车的小开叔，会煨芋头仔的玉帐表侄，喜欢吹笛子的邻居的阿牛，会医鸡病的桂卿小表妹……他们陪伴着我，渡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季。田垄上、山林里、祠堂前，洋溢着我们儿时的笑声。多快乐的垄翻鸡公车，多有趣的林中追逐，多热闹的冬夜围炉。……

就算是那个才见过一面的镇林嫂吧，也使我怀想。那日，

大舅母正在磨米，准备蒸年糕，这时来了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捧着只碟子，盛着两个煎堆，两个豆蓉饼走来，送给大舅母。她走了之后，大舅母告诉我：“这个妹仔硬颈（倔强）。八年前，她才十六岁，因为欠了地主的债，她父亲没办法，把她卖给地主，不知有多少女子囉，卖身给地主玩够之后，就卖去‘落河’（卖去荔枝湾或珠江沿岸的艇家卖淫）。她好有志气哟，竟逃走啦，只可怜她的老父，活活被地主抓去打死。现在，时代变了，什么也不必怕啦，她回来和爱人结婚。嘻嘻，妳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爱人吧！这是新的叫法，这叫法真好，当然呀，相爱的人才能结婚，象妳大舅母那个时代，盲婚哑嫁，不喜欢的人，只要父母之命，经媒人婆乱吹瞎说就嫁过去，真是的。唉！再说回来吧，她的爱人就是邻村的青年，明天就要用脚车来载她去了，她就是新娘子了，刚才来送礼饼呢。”我想起大城里的新娘子是要坐汽车，头盖白纱，手里捧着花的，于是我侧着头问大舅母：“妳做新娘子时候也是坐脚车的么？”不！大舅母的命苦，别说啦。如果好命，那时就可以坐花轿，穿凤褂，涂胭脂……不过，镇林嫂这样更好，真的是“新”娘子呢！”我不明白大舅母的意思。而匆匆一瞥，根本也看不清她的样子，我只觉她的脸黑里透红，紧闭着的笑成菱形的咀角；那长长的辫子，好可爱的镇林嫂呀！

还有那个郎中呢！那日，叔婆带我去天和墟找那个姓刘的著名流动郎中治皮肤病，他远近闻名，求诊的人排着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高耸瘦削的双肩，又肮又皱的灰布长衫，和那个因为许多人被把脉时都把手背放上去，使绣着的牡丹绿叶都发着油黑的小枕头。

“前天你没去两龙墟走墟期，我们今日又赶来这里找你囉！没办法，看医生要讲医缘，给别人看老是不好，给你一按脉，便病都除了。”一个穿着草鞋的农民说。

“唉！没办法，身体不好。”那个郎中有气没力地说。

“老实讲，鸦片这东西最害人！听我那个上中学的儿子说，英国首先运鸦片来毒害中国人，害得我们险些亡国了！”一个中年妇人说。

“是呀，我几十年所赚的钱，都花在鸦片上头，真是该殃！……最近越来越坏，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样出圩替人行医？唉。下个月，我决心进戒烟所了。”那郎中一面把脉，一面对谈着。

“开始虽然辛苦，但总比毒攻心死去的好。我的大伯都进去啦，那天去看他，脸色已好了许多。”另一个妇人说，手中抱着伤风咳嗽的孩子。

“戒烟成功，政府会叫我去继续做医生。这也好，生活总可安定，到那时，什么同行相争啦，不发市啦都不必耽心了。”他自己安慰着说。

来等待诊治的老顾客，也慰勉有加，使他那张灰黄的脸，有了笑容，露出了乌黑的牙齿，十分难看，我回去告诉老叔公，很象我在城里时卖香烟的阿婆所讲的僵尸。老叔公

笑起来，后来又叹息着：

“他才四十多岁，只是烟毒使他看起来成六十多岁了。他的医术很好，有很多祖传秘方，将来戒烟成功，还大有用处呢！”

我不明白什么叫“祖传秘方”，只记得吃了他开的一剂药方，另外叔婆又照他的吩咐，找了些枯的苦瓜藤煮水给我冲凉，那时而发痒，时而红肿的皮肤，便逐渐好了。呵，他一定戒烟成功了，成为个更精明的医生了吧！

花县，这小小乡邑，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宁静美好，这难忘的地方，这朴素的乡居游踪，我何幸得临英雄之乡！

鸡公车怀想

在建筑工地上，常看到改良型的，装上方铁斗的独轮车——鸡公车，用来运载沙灰，既可方便走跳板，又为工友们省了不少气力，减少肩挑手提之苦，真是功德无量。鸡公车原是中国的特产啊，是谁把它传扬世界，扩充至其他用途，造福人群呢？我不禁怀想着。

我第一次见到原始独轮鸡公车，是在广东乡下。那时的乡间鸡公车，和这里建筑工场所用的胶轮、铁方兜、铁扶柄完全不同。广东乡下的鸡公车，多用在上山采樵，木轮子就在车床（车身，只是一片长板）底下；车床一端有圆木柄扶持控制，木柄两端系着绳子，作为肩带，而车床下有四脚，以便上山下山时停车，这种全套木制鸡公车，甚具原始风味，古朴之至。

虽说松柏长青，但秋末冬初，松针也比平时清落多了。松脂有助于燃火起灶，于是，在田亩事毕，不少人都推着独轮车，翻山越岭去拾乾松针松枝。广东花县松岭庄，顾名思义，松林漫山，松叶松枝遍野，把它扒在一堆，用绳捆

绑，叫“拾松牙”，然后放在独轮车上，满载而回。我跟着大表哥去拾过一次，大表哥怕我走不惯山路，叫我坐在独轮车上。车身微摇，木轮子在崎岖山路走着，发出之声，甚觉新奇有趣。玉枬表侄和开叔知我爱坐独轮车，第二天早上，乘家中长辈都忙着秋收冬藏，大家在祠堂前的大石灰地上收禾打谷之际，把鸡公车从柴房偷偷推了出来，七八个小家伙，你推我挤，争着上车；因为车床小，只能挤上六人，开叔在车后系上肩绳，开始推着；另一个小叔在一旁帮着使劲推，往田垄上走去；越推越快，但田垄不过尺来阔，约一尺高，车床下四只脚前后都难以着地，加上开叔也还是小孩子，控制力不够，结果走了不远，便垄翻独轮。那时，田野已被割过了稻，处处只剩半尺高，又硬又枯的禾秆。独轮车一翻，六个因为穿得厚，显得更胖的娃娃，都被翻滚到田里，象一堆倒翻的芋头仔，往四下里滚落。可是，跌倒算什么？一群顽皮的小家伙，嘻嘻哈哈，爬起来又往车上挤。当我被枯硬的禾秆刺着颈项时，觉得怪难受的，就象老叔公刚刚剪短了胡子，孩子们不听话，他便抓起他们那胖胖的小手背，往咀旁擦时的感觉一样，被刺的小家伙，又笑又叫，不知是苦还是乐。我原想哭的，然而小开叔扶我起来，一脸惶惑不安，并且一看到其他孩子都笑得那么开心时，我也就张大咀，加入他们的笑阵里。在北风中，我们笑得好开心，苹果般的脸儿，红得热闹。

那日收到开叔来信，并附上照片四张，除了开叔，绑着

两条辫子的开婶之外，还有两个胖娃娃。他的信一开始就说：“多少年没来信，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最近才从一位同乡的五婆处得到你的新址，你该记不得我了，不过，你可以想想的，当年推你坐过鸡公车的小开叔，……”我怎会记不得呢？从照片里，我找到了开叔推鸡公车的吃力坚毅的影子，当然也找到我自己的影子。新一代的娃娃，也爱坐独轮车吗？如果他们也象我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独轮车翻垄之时，这北风中的另一堆娃娃，脸儿该笑得更红，笑声应更爽朗吧！



12 - 6 - 75

趁圩

中国远在公元前三四百年的周代，已有了古代市集，北方人称为赶集或赶场；而南部新书说：“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墟。”趁墟即“乘便去市场”之意；这是岭南人之叫法。乡僻之地，贸易有定期，如初三、初六、初九在甲市，初一、初五、初七在乙市，初十、十二、十四在丙市，及期，买者卖者四方集于一定地点，谓之走墟期。

在乡下，每逢孩子们玩得大吵大闹之时，大舅母总笑着说：“墟咁吵！”而当那个挑豆腐担的大婶一来，叔婶及近来买豆腐的村妇集在一堆，一面买豆腐，一面闲话桑麻之时，叔公也常说：“你听，三个婆娘成个墟！”我问大舅母：“什么叫墟？”大舅母屈指一算，喃喃地说：“今天是闲日初四，明日初五，后日初六是墟日，大舅母带你去趁墟。”虽然只隔一天，可是我觉得初五好长好难过。初六清晨六时，天还未发白，大舅母已把我叫起床，说是趁天凉好赶路。从松岭庄到两龙墟，有整二里路遥，舅母怕我走得难过，一面走一面和我东拉西扯：“将来这里会通大车，乡下人也有机

会坐车啦！”其实，我心情兴奋，并不觉路远。

到了那里，真是人山人海，“墟咁吵”一点儿也不夸张。除了几间收买米谷的店及磨坊是固定的店铺之外，其他用帆布、茅草片盖搭而成的临时摊贩，不计其数，有卖杂粮的，有卖洋货（卖针线，头绳，顶指之类的“女红”用具），土布，锅碗盆桶，农具，……不胜枚举。而在河边搭盖的高脚茶寮里，糖粘米、煎堆、白糖伦教糕、合桃酥等，或蒸或炸，刚刚出笼，油香四溢。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合桃酥，忽闻铜锣声大作，我以为这又是走江湖卖假药的玩意，脑海里立刻涌现在黑街路旁那个小徒弟被施行苦肉计，在师父面前，被另一徒弟棍打棒击，打得皮青肉黑，然后又被师父硬拉起来，涂着什么“家传秘方”，以证药真货实的情形，我拉大舅母走开，我不要看。大舅母解释着：“这里现在已没有那种卖武的人了，大师父都被政府请去制药。别怕，我们去看看。”挤进入群中，原来是一个青年口沫横飞，图文并茂地介绍着一种新的化学肥田剂，向农民们介绍其好处及用法。

在广东乡间，来趁某墟的多数是附近村庄的人，很少见面不相识的，于是趁墟时也就特别热闹。比如大舅母吧，她好象是世界上最多朋友的好人，走几步便得停下，亲朋好友，处处相逢，象“碰头蚁”一般，谈个没完。而男人们则在茶寮里会会好友，滔滔不绝地谈着新的事物，甚么新的养鸡法，杀虫剂，增加了谈兴。平日大家各有所忙，难得有空闲

放下农具，到墟里走走；见了面怎能不快乐？此外；乡风淳朴，人民都能守望相助，互相关怀，邻村里有什么事，亲友有什么悲喜，在墟里一传，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趁墟也同时是会友探消息的好日子好地点。

为了那个姓刘的郎中没走墟期，至初八那日，叔婆带我去天和墟找这个著名的流动医生治皮肤病，天和墟比两龙墟地小人少，故墟场也小些，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应有尽有。

走了不久，碰到个年轻姑娘，拖着两条长辫子迎面挤来。“出来趁墟啦？”叔婆笑着和她打招呼。后来叔婆告诉我：“这是我们村鱼塘西边第二家的新媳妇，结婚才几天便出来人堆里挤啦！”停了一下，叔婆又感叹地说：“现在时代不同囉，新媳妇也能到处逛，以前我们才不敢呢！别说有家公家婆管着；就是没人管也不敢，怪不好意思的。而且墟里坏人很多，偷、抢、拐、骗、撩拨年轻妇人的，到处都有。”叔婆还告诉我：她年轻时有一次去墟场被坏男人跟踪，在人群里挤，她被挤了一阵子，心生一计，暗中把尖尖的发簪脱了，握在手里，当坏男人的手往她臀部连挤带摸时，她使用发簪刺他，刺得那个坏人大叫一声，才不敢再跟，我听了哈哈大笑。

此外，我也去过深圳墟，先先后后，我跟长辈们在墟里挤了好几次。人声沸腾，百货俱陈，公平交易，价廉物美。入墟时，人们都挑着拿着出产品；而回去时，都换了必需

品，大箩小筐，熙往攘来，好不热闹。至下午三时左右，便收市了，墟场又恢复了冷静。

趁墟是件趣事，正如我们去逛夜市。

16-1-75



艇粥鲜香何处闻

记得三年前，友人告诉我牛车水有“艇仔粥”吃。在这种无河无湾的大街小巷，何来“艇仔”？不想可知那一定又是商人伎俩了。

提起吃“艇仔粥”，使我想起游河，想起避风塘。

在有四季之分，寸土尺金的香港，到了夏夜，闷热难熬，游河是消遣暑天夏夜的好去处；而铜锣湾避风塘是游河比较理想之地。巨贾大商，固可一面游河，一面斟生意，然后游至象湾仔的“海角皇宫”一般豪华的大艇上，大尝数十元一味的名贵海鲜，而中等人家，则可在一面游河，一面扭开原子粒收音机，听听大锣大鼓的粤曲或摩登小调之余，尝一碗三四元不等的“艇仔粥”。那是由独沽一味的小艇，特备售卖的，水上人家的妇孺之辈，划着小艇至游艇旁兜售，一碗一碗由小艇递到游艇上，以鱼生粥为主。去避风塘游河，吃“艇仔粥”，仍不是很理想的地方，因为河面挤、闹，更重要的是岸上就是马路，无园无树，缺花缺草，没诗情画意可言，而视觉感官都足以影响食欲。

提起吃“艇仔粥”，又使我想起游河，想起荔枝湾，那“艇仔粥”的发源地。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远在唐朝，岭南荔枝已是闻名中国了，而广州西关外的荔枝湾，春末夏初之时，更是十里红云。然而，二十多年前，这里是海上红灯区；河水发臭，沿岸艇舫，更是藏污纳垢，破艇里有关不住的春光。我那位好赌、好大烟的大舅父，就是在这里染上一身梅毒的。母亲时常说，大舅父，这大地主唯一的宠坏了的儿子，这个二世祖，每晚都要去游河，去吃“艇仔粥”。天一黑，那些在岸上拉客，涂着廉价脂粉的“蛋家妹”，一声声“先生，叫艇呀？”终于把大舅父的魂都给叫去了，这就是吃夜粥太多的结果啦！

在我的记忆里，当我去荔枝湾时，破艇依旧处处，正待清除，河水仍旧发黑，但已不再是风化区。那是一个秋夜，我跟着袁师母去荔枝湾河畔吃宵夜——著名的艇仔粥。

夜凉，江心秋月白，隔着荔湾河的泮塘，飘来“泮塘五秀”（荸荠、莲藕、菱角、茨菰、茭笋）的微香。小艇摇摇，桨声泼泼，随着艇妹那莺声婉转：“宵夜呀！新鲜鱼生粥、虾仔粥。”我吃了一碗虾仔粥。

从袁师母和母亲的赞不绝口中，使我对这碗“虾仔粥”留下深刻印象。艇妹说新鲜，可一点也不欺人，江南水乡，本是盛产鱼虾之地，这些海味，都是艇家白天劳获，然后活养着，到煮粥时还是活蹦乱跳的，尤其是粥里的鲜虾仔，长

只寸许，肉嫩而鲜美。说到粥，广州茶楼酒馆的粥，与众不同，尤与潮州粥迥异其法。粤人煮粥，煮前把米淘净，用盐、油腌一段时间，至少得二三个钟头，要用炭炉，瓦罉，猛火煮滚后，立刻改用文火熬至稀烂，以不见米粒为佳，熬时要不停搅动，以免底焦。吃时再放入鲜虾或鲜鱼，滴入麻油，洒入葱花姜丝，古月粉，于是乎，米粥滑，虾仔鲜，葱姜香，鱼生粥或虾仔粥，鲜而不油腻，又易消化，临睡前吃了，也绝不影响肠胃，游河吃“艇仔粥”，在广州成了时兴消遣，我何幸得尝美味。

据说，现在的荔枝湾，已和荔湾河另一边的泮塘打成一片，辟成荔湾湖公园；湖畔遍种菓树，我想，在“荷花世界，荔枝光阴”里，在波平如镜的湖面，游河泛舟；然后在花香、菓香弥漫着湖面时，吃一碗名符其实的“艇仔粥”，真是一大乐事，只不知泮溪酒家改建扩充后，是否还有“艇仔粥”可尝？

啊，艇粥鲜香何处闻？

25 - 4 - 74

热气蒸腾记围炉

冬旅将结束，想着明日将飞离时，傅教授、高师母和我们都沉默了一阵子。好不容易才在“一路平安！”“珍重！”“再见！”的祝福声中，我三级一回顾，五级一徘徊地下着楼梯时，突听到傅教授对高师母说：“可惜她过年时不在，要不然，在摄氏零下四度吃围炉，她一定很开心。”我不知道他两位老人家为何在我将下完楼梯级时，还要说出这么一句令我揪心的话，真是“相见时难别更难”么？

在旅馆里，那豪华的套房，高枕厚褥，都无法令我静息，脑海里老响着“围炉”的声浪！围炉？在摄氏零下四度的北风里围炉？那该是怎样的另有一番滋味？

我想起在金马崙高原，那山风阵阵里的围炉——走入旅舍旁的华人餐室里，火炉一端上，把猪肝片、瘦肉片、鱼肉片、乌贼片、大虾、鱼丸、新鲜蔬菜放入汤内，（再加上一大匙麻油，冷天必须油水足，才能耐寒耐饱）立时香味四溢！炉里的燃炭，火星四起，真是声、色、味俱全。但我最喜欢的不是吃这些平日在任何巴刹里都买得到的鱼虾肉

类，而是金马崙高原的特产，这些一采下来，便直接卖给高原上的食物餐馆的包菜、玻璃生菜、茼蒿，青翠欲滴，圆大如球，即使不放油或其他任何调味品，已够清甜可口的蔬菜，就如一个漂亮的女人，天生丽质，却嫌脂粉污颜色呢！白天的金马崙高原并不冷，只是凉快，但一入夜；气温便与白日相差很远，虽不至于足硬指僵，可也手抖唇青呢！在这样寒冷的黄昏里围炉，把食物热气蒸腾地送入口中，温而不热，舒适之情，食慾之佳，不足为外人道。

然而，更有趣的是在广东乡下的围炉。

一个仲冬之夜，晚饭过后，和大舅母一家围坐着；闲话家常，但道田圃。到了九时左右，大舅母捧出个元宝型的火盆出来，炭灰铺底，炭火初燃，“必卜”有声，大舅母又拿出一堆洗净的芋头仔（或叫香芋、福建人叫芋蛋）来，“天气冷；孩子们易饿，你们先煨小芋来吃，等一下再喝莲子汤。”大舅母没说完，四个小表侄便抢着，忙用火钳拨开炉灰；把芋头仔置入，又再把灰拨平遮盖好，大舅母叫比我大一个月的长孙——玉枬表侄为我煨一个小芋。大约过了十分钟吧，突听“卜！卜！”之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大嚷“我的第一！”“我的第二！”原来是小芋仔煨熟了，震松了炉灰，露出来了。孩子们把小芋钳出来，因为太热，只好抛来抛去，略带焦味的淀粉香，随着抛物线而洋溢着。玉枬表侄也抛了一粒给我，我一接便抛；但已来不及啦，手心熨红了一块，我噙着眼泪，大舅母一面替我擦酱油，一面骂孙儿：

“驴头！你以为表姑象你们这些乡下孩子，粗手糙脚的？她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皮细肉嫩的……”大舅母这番话，我当时年纪小，不觉有何不妥，如今想起来，不禁感叹。而转眼间，“驴头”已毕业中山大学，服务社会，并且有了几匹小驴仔了，年年围炉之时，他是否还记得这个没用的，儿时的表姑？

在这赤道边缘的岛国围炉，烤肉会等也甚时兴。但是，那是怎样的围炉？——热气蒸腾；满头大汗！即使是开风扇或冷气吧，而情趣已大减。围炉原是那些有四季之分的国度里或高原上寒风中的享受呀！

遥想北风呼呼里那份围炉乐趣，此情可待成追忆么？

.....

15 - 6 - 74

豆香处处

近年来医学界宣称豆类含有大量维他命乙，有益健康，特别是对于中年老人，并且物美价廉，又加上烹调法的日新月异，使这原是出家人及穷人才爱吃的素菜肴种；也挤上茶楼酒馆的宴席菜单里，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富贵人家，爱豆腐者也与日俱增了。尤其是在人生那两个扁咀的阶段里，吃豆腐既不必担心没牙缺齿，咀嚼费力；不必担心油腻，难为了消化器官；也不必担心被梗，有气塞之险；对于老少，的确是最佳食物，好处一时也说不尽。

先说豆水吧，它甜香清润，热喝冷饮，随心所欲，是解渴甘霖，能有几人不喜爱？尤其是在热带，炎阳当空，汗如雨下之际，来一杯冰冻豆水，一下喉而解酷暑，混身舒泰，本地中式宴会，在菜肴上完之后，再来一盆杏仁豆花参燕菜，饱而不腻，有滑肠助消化之功。不过，吃豆花喝豆水，糖料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如果豆水豆花，渗了过多的水，再加入糖精，豆香全无而糖甜刺喉，毫无美味，又不能解渴。

那次，在北风里的花莲街头吃道地早点——炸油条、油

煎饼、热甜鲜豆奶加蛋——前二者用以饱肚，后者正好去油清喉，真真妙不可言，可列为甲级早点，有哪一种西洋早点可以相比的？

那天黄昏，暮色苍茫，我坐在豪华，花灯如昼的沙田画舫里，正对着名闻遐迩的望夫山，凝视着那个拖男背女，望尽千帆皆不是的望夫石出神，遥想着那则凄怨动人的传说。突然伙计（侍者）传来唱歌般的上菜声：“沙田豆腐来了！”那碟香喷喷的食物立刻把我从沉思里引醒过来。只见椭圆形的黄色大瓷碟里，鳞次地排列着一片片三吋长二吋阔一时厚的白色水豆腐，每片中间放着一小撮肉碎和葱花，原盘刚刚蒸热，非常香：麻油香，浓黑的一等酱油香；也十分滑；沙田河井处处，不带药品化学味的天然清水制成的豆腐，毕竟不同啊！可惜的是豆香嫌薄，因为都被麻油味掩盖了。

说起来我第一次发现“大豆香”的是在乡下。劳动妇女，勤俭朴素，农耕余暇，自制豆腐是家常事。邻村有一豆腐婶，每日下午三四点，总挑着豆腐担子，用婴带背着孩子，走整里的路，到松岭庄来。大舅母一听见她的喊声，立刻拿出瓦钵子，买一砖水豆腐，吃饭时，只见她往豆腐上滴下自制豆酱油：“吃吃生豆腐吧！妳在外地说不定没吃过呢，这是乡下人吃的菜。”我用匙舀了拌饭吃，啊，好滑，比放油更滑；好香，阵阵大豆的新鲜清香！

第二天，大舅母不买水豆腐了，而买豆花（没加糖），为了我，大舅母特地用蒜米粒，细姜花爆了少许猪油，倒入

热豆花里，叫我舀在饭里吃。我把饭往咀里扒，直往肚里吞。“喂！别吃太快，要赶去玩也要慢慢吃的。”大舅母见我狼吞虎咽，吃惊地吩咐着。“大舅母，豆花太滑啦，我咬不住饭粒！”我这么一说，在昏暗的火水灯下吃饭的一家老幼，都笑起来。“妳在外地没豆花吃的吗？”表嫂问我。“有，吃甜的。”我说。“甜的怎能拌饭吃？”叔公也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要送饭才吃？就这样甜吃不好么？”我当时年幼无知，只能这样回答。如今想起来，朴素乡风与奢华市居，真有天渊之别。在大城市里，花钱吃甜豆腐花，只当饭餐后零食甜品，而在乡间，它却成下饭佳肴。

过了几日，是天和墟的墟期，叔婆带我去“趁墟”（逛市场）。天和圩那片空地，人头拈动，虽在北风里，也被挤得微微出汗。叔婆知我爱吃豆腐，带我去一座茶寮旁的小摊，坐在小矮木凳仔上。卖酿豆腐的阿嫂立刻笑脸相迎：“阿婆，今日咁好来帮衬？”在乡下，吃零食是件奢侈大事，不是普通人家应有之举，当时虽已无贫富之分，但长期养成的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依然使她们爱惜一分分的血汗钱！可是，为了我，叔婆竟破费了！她没吃，只叫了一大碗，看着我吃，我夹了一块酿豆腐送到她唇边，她笑着不吃，并说如果我吃不完时，她才吃。那香香滑滑，约四吋长，二吋阔，二吋厚，中间酿着少许肉碎的白豆腐，而汤是大豆煮的，清甜可口，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叔婆，这酿豆腐里好象有咸鱼。”我抬起头。“这只家伙仔咀角好灵啊！”阿嫂

笑着，她的花县客话真好听，象她的豆腐一般滑溜。“上日墟期，妳没出墟场啊？”叔婆关心地问着。“冇得闲去买到梅香咸鱼，赶割禾，男人（丈夫）又有闲去担河水”。河水？为什么要用山涧溪河之水浸磨豆腐？那时我又怎能明白？

我喜爱听那首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我喜欢它，与其说是爱那由缓慢，优美而变成坚决，悲愤激昂的抒情旋律，不如说是“大豆香”三个字使我充满怀想。在大学时，读公安派袁中郎小品文，知道袁公是品茗专家，他指出不同的茶叶，不同的水源，不同的燃料（柴），煮出的茶也就因为化学作用，色、香、味、各异。那么，豆腐之香滑与否，与大豆之是否新鲜肥美，浸豆之水是否甘清，研磨过沪功夫之是否到家，自是大有关系。于是，我想起客家豆腐阿嫂的话来了，更想起大叔婆坐在一旁，自己不只微笑地看着我的慈祥脸容。

16 - 11 - 74

柚子 · 柚皮 · 沙田

每逢从怡保回星，爸爸总说：“带些土产回去做手信吧，那里虽然也有得买，可是，千里送鹅毛，怎比亲自从原产地带去送人那么情长意重呢！”于是，万里望花生，淡汶柚，定把车子塞个够。

淡汶就在怡保附近，此地所产的柚，名闻全马。淡汶柚肉分红白二色，以前者为正种，买时要选皮薄而起痘疔的，形圆量重为佳。不过，说起柚子，当然是广西西南沙田柚子著名。沙田柚本地亦可买到，它外皮光滑，顶端突出，象个未吹满气的气球，底部有格状花纹。沙田柚太脍炙人口了，所以凡是有柚子卖的，都以沙田标榜。我觉得沙田柚一般上都皮薄，甚而连皮肉包着一瓣柚肉的衣也薄，而且肉爽，汁多，味甜，无渣，啖者有口皆碑，毋需赘述。

柚肉好吃，无人不知，而柚皮可口，知者恐不多，柚皮不能直接入口，需要加工制造，用以加工特制的柚皮，皮薄的沙田柚则无法与其他皮厚之杂柚相争了。把柚皮有分寸地分瓣剥切开来，削去薄薄的青色表皮，然后风乾（晒乾之方

法不好；因阳光易使柚皮老化，吃起来有生渣之缺点。），至八成乾度，再用清水浸三数日，早晚换水，换水之前，最好把风乾后因吸了水，再度膨胀如故的柚皮挤乾水份，这种风乾浸水的加工，目的是把柚皮原有的苦涩味及麻舌作用清除。之后，甜的咸的，随口所欲：糖浸柚皮，可以成为招待客人的口菓；豆酱腌浸的柚皮，可作下饭小菜。

在香港的粤式菜馆中，“柚皮扒鸭”、“柚皮焖鸡”等，都是佳肴，柚皮原是乡下人节俭，不愿暴殄天物而想出来的杰作，如今一朝选上菜谱里，柚皮也为席上珍了。

黄蒙田先生在其《裕园小品》里说：“对广东人来说，似乎永远只流行一种做法，那就是切片蒸猪肉。”柚皮片蒸猪肉，其味甘脂。不过，我在乡下时，大舅母曾以虾米猪肉豆酱焖柚皮给我吃。回来这里，先妣也照大舅母的菜式，如法泡制：烧红油锅（用饭锅，不用炒菜锅，求其底平，汁均匀分布，盖紧全气），把虾米半肥瘦猪肉爆香。加入豆酱与相当份量的水，再加入浸湿后柚皮块，用文火焖上半小时，于是，柚皮松软如棉花，又饱吸虾米猪肉美味，一掀锅盖，香味四溢，闻者垂涎，食者过舌不忘。特别风味，自是一绝，这是八月佳节的名菜呢！

因为沙田柚，使我注意“沙田”二字。

广西沙田，为丘陵地带，终年高温多雨，出产龙眼、菠萝、沙梨、芒菓、柚子。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当北江、西江、东江会合点，泥沙

冲积成洲；面积一万亩，亦称沙田，当地人喜称沙面；因土地肥沃，农产丰富。一九四八年以前，这里是洋商云集，充满罪恶之地，多少“猪仔”从这里卖出去。

香港新界也有沙田，那次，我问那位姓陈的导游：“这里为何叫沙田？”谁知该一知半解的导游居然这么回答我：“也许因为沙田柚吧！”真是牵强附会，枉生为香港人。其实此沙田与柚无关，而与广东沙田一样，与地理形成有关。香港沙田是新界重镇，是接近九龙市郊的一个村子，它峰峦起伏，河流海湾交错，古寺林立，茂林修竹，名胜古迹不少，著名的望夫石，便矗立于此旅游胜地。在地形上，新界沙田，位于沙田海南面的沙田谷，海潮一退，时见洁白美丽的沙滩，故称为沙田。又因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为一大平原，极目四望，沙田有如被大小青峰翠谷围绕着，所以俗名又称沙田谷。

处处沙田，无限风光，何必尽同？

18-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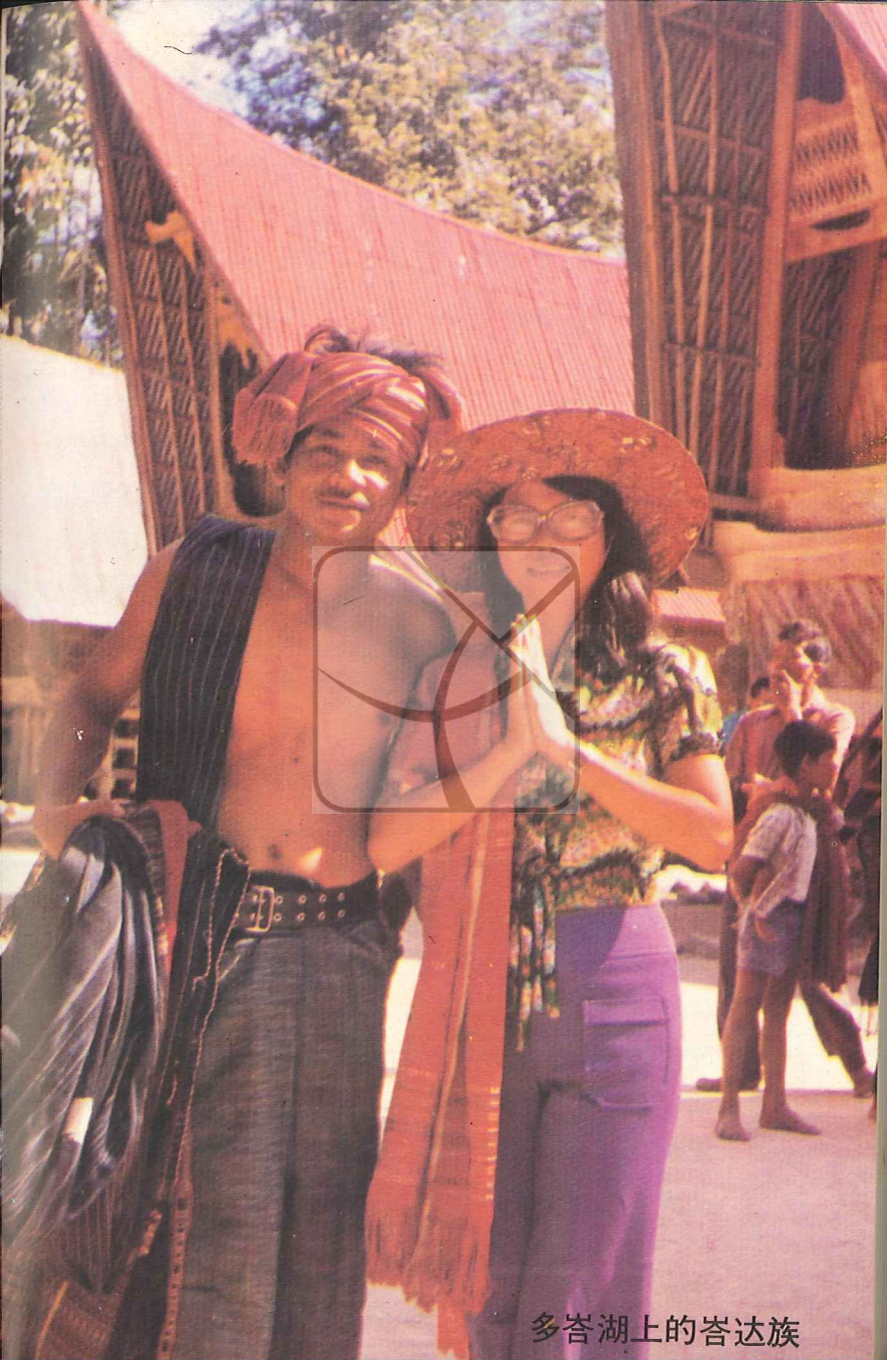
多峇湖之涟

从棉兰下机，乘了约三个钟头的巴士，已到了距离棉兰南面一一〇公里的峇拉达镇，天气立时变凉。由此一路蜿蜒而上，穿越重山，再过了三十分钟，我已从右方望见了那荡漾在三〇〇〇多呎的火山口上，东南亚最大，面积八百平方公里的映天碧湖——多峇湖。其实，我不应说它是湖，尤其是当我在湖边看见那拍岸惊涛之时，我应呼之为海！

印尼的苏门答腊人因为拥有这人类史前的天然淡水湖而感无上光荣。我无法想象在无数年代以前，火山的爆发，地震的情形；这“天神发怒”之举，使沧海桑田，摧毁了无可计数的生灵，但也为千百年后的人类，创造了美景、水源、水族、水力……娱乐及养育了多少生命！

红颜总与水有关。唐明皇为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为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而风姿天然，未经人工修饰的多峇湖，也有这样的传说：

（一）仙女们要洗澡而无澡塘，峇达神王峇达拉遂命天将，到人间替她们开掘了这个澄澈的多峇湖。



多峇湖上的峇达族

(二) 峇达女神梭多荷嫩拉因恋爱遭受挫折，心中悲愤，无奈何地在地上使劲一踩，便踩出个多峇湖来。

(三) 有个渔夫打到一条鲨鱼，它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嫁给他，但要渔夫发誓永不对人说出她的来历，他俩相亲相爱，结婚生子，可惜儿子大了却好吃懒做，渔夫气得要追杀他，并且破口大骂：“你这个鱼生的魔鬼，滚回湖里去罢！”渔夫违背了誓言，多峇湖风云变色，雷电交加，波涛汹涌，渔夫淹死在湖里，美丽的妻子复成鲨形，消失在波浪中。

我以为最有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令人遐思的是第一个传说了，这和屏列在吉林省东部，雄峙着中、朝两国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上，海拔二千七百多公尺；面积一万八千七百多公尺的大火山湖——天池——的传说，有雷同之妙。如今，我已面对着这个东南亚最大的仙女澡塘了，我该如何拥有它呢？消受它呢？

多峇湖的黄昏，红霞漫天，夕阳与浓云经过三映六掩的追逐嬉戏之后，夜色迅速从群山中卷了过来！美景稍纵即逝，眨眼的时间都得停止。入夜了，可惜来非得时，未逢明镜悬空，只见广大的湖面，浩淼漆黑，喜见数点渔火，烁烁湖面远处，时隐时现，若远若近，令人想起“燭火”。我对湖独坐，忘了夜露风寒。第二天清晨六时，我在寂静中作湖畔漫步，等待朝阳。只见远山迷蒙，近山深青。至八时，太阳突然出现，已升至半天，一空大白，它不是在满天绚烂里逐渐上升的，而是那样的冒失冲突！有几个山头；雾气氤氲，

山尖如云罩，如积雪，何妨把它们当作富士长白，以慰贪婪的眼？这时，耳畔响起了峇达族小船夫的声音：“小姐，乘船游湖么？一点钟五百卢比亚。”我毫不犹疑地踏上那艘小小的桨片船（Paddle boat）。那是两片小舢舨形的木，相距约二呎，前置木桌，跨在上面，后置一木椅跨之，可容二人坐，桌前有一驾驶盘，桌下有脚踏，由右边的人控制踏驶，椅后二小舢舨间的水车，水声泼泼，小船随之徐徐前进，而冷风阵阵，波光鳞鳞，船身摇摇，快哉，多峇湖！从十时开始；弄潮儿出现了，但多数人只把双足插入水中戏水，而口里已大呼“冷呀！冷呀”。我这千里俗客，既已置身名湖，踏入仙境，怎能不一去身心尘俗，辜负大好清波？于是，虽患着感冒，也忍不住逍遥浸淫一番。把头探入水里，离湖畔约十呎之处，水深已二三十呎，只见大小锦鳞，成群游过，可恨我一尾也捉不到！湖边的石堆里，正是小虾小蟹的安乐窝，游者不可不小心。在绿波里浮沉了二十分钟的结果，冷澈的湖水，固然漂净了我那长长的三千烦恼丝，却也使我的感冒加重，体温骤增，若据中医诊断，这叫“伤风又伤水”，幸得来时有准备药片，方不至要在独立式的豪华洋楼旅舍中养病，寂寞渡佳日。同行的柏立基夫人笑我：“不知死活，太过任性。”唉，如果要游玩而不敢尽兴，何乐之有？我心想即使因此而大病一场，也不会后悔的。第三日，作了竟日游湖。我戴着“峇滴”遮阳帽，选坐在游艇顶上。烈日下的多峇湖，一碧千顷，波光耀眼，湖风吹得游人醉。先后上了

横起湖中最大的“沙莫西尔”(Samosir) 岛上的“多木”(Tomok)，这里吸引人的是峇达皇在百年前留下的石墓；第二个逗留地是“安不利达”(Ambarita)，看了百多年前皇族留下的石器裁判所；断头石；最后是在“滔岛”(Tao) 吃午餐，在风光绮丽，花开处处的小山上作一番徜徉，然后迎着长风归航。数百里平湖，我总算游过了它的一角！

三夜两天，我得以多峇湖之清水；淘洗身心。离别的早上，早餐后正静静地倚车窗向这湖山作最后的注目。巴士开动了，导游问我们：“东西都带齐了吗？”我突然大叫“停车！”同时飞奔往餐厅。“她一定是忘了带走昨晚在湖边商店花了四千五百卢比亚买的那幅多峇湖景大油画！”导游的声音在我背后响着。可是，当全车的人都看见我只捧着个瓶子上来，七咀八舌的问：“是酒么？什么液体那么清？”我指着车窗外的湖面时，男女老幼都哗然一阵！

嘻，多峇湖之游！多峇湖之游！

7 - 8 - 74

摇荡的夜

多峇湖，一个美好的音响桃源：只有天籁，只有柔柔的风，只有柔柔的浪，日夜地合奏着简单而优美的歌。

湖旁那些一层的排屋式、独立式、半独立式的旅舍，居家的建设和室内布置，使人忘了是“寓旅”而有“宾至如归”之感的旅舍，正是都市的囚徒消闲休养神经的地方。在这隔绝尘嚣的世界第二大火山湖畔，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但是，旅店里的歌舞小组：五位男歌手和两把吉他，使这湖畔良宵，是那么令人难忘。

小舍外渔火明灭，屋内烛光摇晃。在更昏暗的厅角，男低音划着，哼着 Sing Sing So, Sing Sing So, Sing Sing So 由远而近，由小而大然后又仿佛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终于，嘹亮的男高音，荡气迴肠地“喂！，风儿呀吹动我的帆儿，船儿随风摇荡。……”唱的人、弹的人、舞的人，声摇荡、影摇荡、船儿随风摇荡，而我的心也随着摇荡！那句“我的心象东方初升的红太阳！”又多么使人心暖心醉！

平时在大城市中，在最完美的音响设备里，静听 Sing

Sing So ，也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又怎比得上如今在多峇湖柔柔的风、柔柔的浪声里，由印尼的巴达族感情亲切地唱着他们的民谣，那么使人心魂摇荡！

多峇湖畔听 Sing Sing So ，“喂！……”风摇荡、浪摇荡、声摇荡、影摇荡、船摇荡、心摇荡、……………

註：Sing Sing So ，译作《星星索》印尼巴达族 (Batak) 民歌，译为划船歌。



7-8-74

马达山驰想

海拔一四〇〇公尺，早晚间寒气骤聚，气候绝类金马崙，距离棉兰西南六十五公里，闻名印尼的苏东高原——马达山（Brastagi），在六月的一个早上，它以这样清新的晨装迎接我：霞光淡远，一大块山地，高低迤邐；绿茵如毡，山花竞放；鸟雀啁啾，等待旅客作清晨漫游的马匹，已被印籍小马夫牵着，在旅店外的小路上徘徊。

昨日黄昏，一到山上的洋房旅店，行李未安顿好，已急着花了三〇〇卢比亚，由小马夫拉着走了旅舍一圈。那匹黑色的家伙天性未泯，也许是初出场的关系，性子仍有些野，虽有小马夫拉着，也颇不安份，几次跳起来走下路旁草地斜坡里，初试骑马之乐的我，难免心惊。事后一想：这么一匹瘦小的畜生，略略跑几步，也吓倒我，真不是万物之灵！于是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冒着严寒，出了旅舍，决定再享驰骋之乐。另一个小马夫已牵了一匹白色夹棕色的家伙来了。

“这马好乖的，试试吧。一早上，第一樁生意让我吧！”他说。我看看他那张颇似诚恳的脸，我跨上马鞍。有了昨天的

经验，我吩咐小马夫：“你可以走开，让我自己来。”他迷惑但又高兴地放开了手，坐在草地一边远望着我。我缓辔松缰，小径寒风瘦马，前进着，四顾踌躇，寂静无人，真有姜白石“马上单衣寒恻恻”之感。这畜生实在很听话，小马夫的话没错。我用力拉紧缰绳时，它稍微跑了几步，便又慢下来。我一想这不是听话，而是不起劲！它怎能起劲呢？——骨瘦嶙峋，由小到大只训练它如何慢步滴达，走来走去；就是走那么几条小路，以满足旅客们的一时之兴，或只让旅客骑着，拍一两张照片，回去向人夸耀：“我也骑过马呢！”除此之外，就是被系着或关着，“龙马精神”因此消失了！驰骋的本能被埋没了！工作么，说来不重，并没有“做牛做马”的苦味，可是，就是舒适麻木，必须“修心养性”“收敛锋芒”，直到老死，唉，做这样的马，何其可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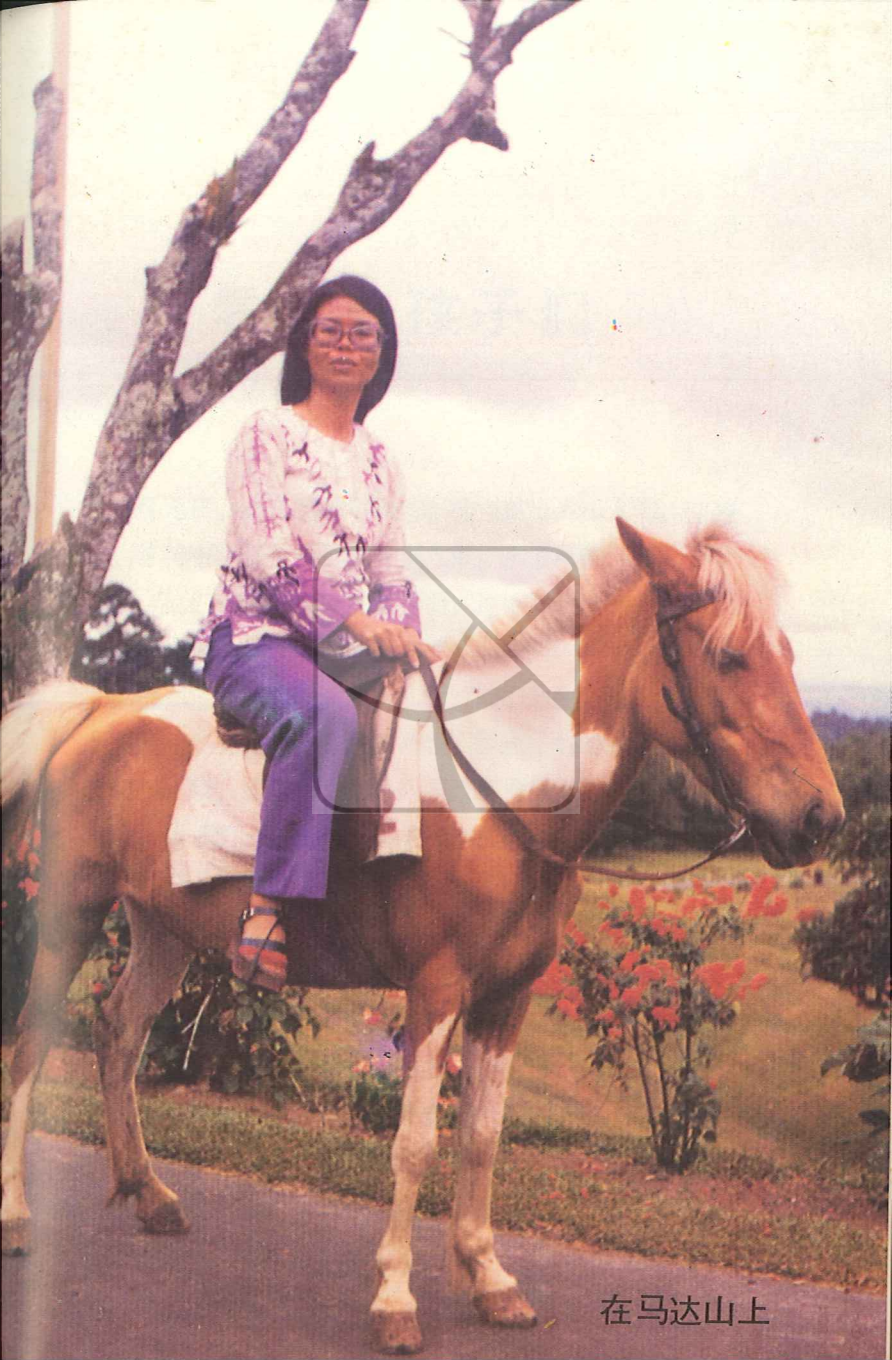
在这个交通工具还缺乏的山下小市镇里，马车是很普遍的。拉客车的，连马夫在内，得拉上四人；若拉货车，则蕃茄、黄梨、米谷、柑、马奇莎菓、包菜，……“总得叫大车装个够”！这些拉车的马，要快，可又不能仰足急驰，可尽性驰骋！于是，高山平地，从年轻拉到年老，眼前还要时常飘来道道鞭影。唉，辛苦辗转，做这样的马，又何其可悲？

还有一种马，那是大都市里的可悲产物。它们吃得好，天天有人冲凉刷毛，到蹄姿矫健，能驰骋如飞之时，就被马师骑着，闸门一开，立刻往前飞奔！若能独占鳌头，在喝采及掌声中，固然为之四顾而踌躇满志，人马俱喜。但是，到

了年老力衰或在驰骋时失足，人仰马翻之际，枪声一起，只挣扎几下，便横尸马场。靠以承人之欢的本领消失了，被利用的价值完尽了，这世界自然不容它存在，在大都市里，要找草吃都不易啊！而人们却以充满道义的语调说：“这枪声可让它死得迅速而没痛苦。残缺的生命，活不如死。”唉，尽瘁横尸，做这样的马，何其可悲？

正沈思，小马夫迎面大声通知我：“小姐，已走了五大圈，妳走得好快，时间到了；妳骑得真好，再继续吧！”他所以称赞我，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不用他跟着拉缰，他省了一小时的脚力；鼓励我再继续，当然是为了钱。但一看这只疲累的马，我拍拍那只瘦长的马脸，跨下马鞍之时，脑海里同时涌现着赤兔千里；骠骑神驹；天马行空；纵横大漠，黄尘蹴跋，绝塞扬威的英姿！

25 - 6 - 74



在马达山上

看这些孩子们

六月九日，是印尼的军人节，棉兰机场人山人海，仰首望空，等待空军表演降落。环视人群，水泄不通。啊，孩子们真多，他们衣著破旧，蓬首垢面，连拖鞋也没穿上一双，有的袒赤上身，也许是因为太热吧？

记得在某岛旅游时，红脸儿胖胖的小学生；处处向我们招手微笑。多峇湖畔，空气虽清新，但孩子们的脸色并不见如何红润健康，或者象在金马崙高原等地所见到的一样。上午七时，孩子们三三两两，挟着几本书，有的穿拖鞋，有的赤足，往山上的小学校走去，偶而也呆望我们一眼，我总觉得这些孩子们缺乏了些什么。

在湖畔等待旅客乘水桨船游湖的小船夫，十个中有八个是十岁以下的孩子。从早上六时，就站在船上或岸边工作，招客，他们是没有读书的么？或是为了生活，放学后或放学前，都得把书包一抛，赚钱助家至上？

晚上，多峇湖畔夜凉难耐，男女老幼都把纱笼往身上一套，双手拿着布边，交叉着手，缩着颈很不方便。有个小女

孩，望着我说：“小姐，妳的衣（寒衣）很漂亮。”“妳的纱笼更漂亮。”我说。“不，我们穿不起这样的衣。”啊，是风气习俗使然？是经济拮据造成？上山时，我还记得导游说过，棉兰的峇达族，是比较富有的呢！

游湖之日，当游艇在第二个地方 *Ambarita* 靠岸时，导游说：“在此我们将看见孩子们在处处歌唱欢迎游客；等待施予”。一上岸，在那原始的高脚楼前，四五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席地而坐，衣衫褴褛，有的拖着鼻涕，这些孩子看来是几家临时拉在一起组成的合唱小组，他们前面放着个铁碟，力竭声嘶地唱着不知名的，大概是欢迎游客一类内容的歌吧；对着他们的阵阵哀吟，我们能不施予么？经过了一段林荫小径，去参观峇达族原始的石器裁判所时，有一八岁左右的男孩，扮着船夫，站在小木舢舨上，船头旁两边各站着一个不过三岁的小女孩，表示一家人祭神以求鱼虾满船而归。左边的那个小女孩，拖着条长鼻涕，头上顶着只铁碟外；偶而也用小手指一张一合；做出些生硬笨拙的动作，游客大赞她可爱好玩，相机“的达”之声四起；右边那个则呆立无表情。唉，这些孩子，为了几个钱，被训练折磨成这样，还有可爱活泼的么？难怪都笑不出来，我还忍心摄下这失神的脸容，悲哀的镜头吗？

在马达山上，十几岁的小马夫，从早拉着瘦马，招着旅客；拉着缰绳，陪旅客走着旅店前那几道小马路。我骑了两次马，第一次问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小马夫，有读书

么？”没有”，“为什么呢？”“读书费用不少。我拉着马，也可以赚钱……”“到了你老，走不动呢？”“爸妈说我可以驾马车送货或载人。”第二天，我又问另一个十四岁的小马夫：“你将来大了，准备做什么？”“还用问，当然是拉马。”“直到老？”“这有什么不好，工作又不重”。我对那几条小路，竟茫然了。

五时以后的棉兰，脚车、三轮车、士谷打成海，而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灰尘、车笛、人声；纷纷扰扰。邻居吴太太的姊姊，把我从天堂旅店接回家中；见过老人家。老人家好客健谈，带了女儿及孙女五人，陪我到棉兰最多华人食物摊的新街去。从她家到这里，路很近；但我们六人分坐三辆三轮车去。一路上，闲游浪荡之徒处处可见。“这些年轻人无所事事，失业失学；造成少年犯罪。妳戴手表，又背个旅行袋，走路很不平安，还是坐车好。”老人家说。“那么，坐他们的人所拉的三轮车，就安全么？”我问。“也不见得，只希望好些。我的一个亲家，七十岁了，戴着双玉耳环，少年阿飞拦路跳上车硬拉，拉得耳崩血流。……。”吃过了印尼著名的与此地不同风味的猪肉沙爹，鱿鱼瓮菜，喝过了鲜柑水之后，走了一两段路，看看服装鞋子，也无什么特色，加上心情惶惶，便决定回去。这时，她家的汽车有空来了，车夫泊在路旁，坐在车里等着我们。停了还不到十分钟，临走时，不知何处钻出印尼籍看车童来了，这些小地头蛇，来势凶凶地伸手要钱，地方象是他老子的。我们只好给他廿五

卢比亚，但他不要，伸手要五十（折星币三角），也只好给了，叹气而去。唉，少年犯罪真是社会的大问题，又何止棉兰如此！如何遏止此种坏风气？

啊，看这些孩子们！

20-7-74



我爱峇厘妇女

——峇厘小记之一——

当喷射客机以每小时四百多里的速度飞行了两点钟之后，便到处都可以俯瞰到大大小小的岛屿，分布在深蓝色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赤道两旁——我们已经飞到“千岛之国”的上空了。三千多个岛屿，大都布满了苍绿的热带林，在炎阳下闪着光，象一串大小晶莹的翡翠。再经过半小时，客机已降落在小而宁静的峇厘机场。

印度尼西亚的千岛是赤道上的翡翠，而峇厘就如这翡翠上的钻石。这爪哇东部的世外桃源；以它的历史、文化、印度古宗教的遗迹、优雅多姿的古典舞蹈、高水准的雕刻技术，吸引着世人；峇厘的风景美如画，正如“峇厘岛”一曲中所说的。在这五千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上，梯田处处，极目无垠，风翻翠浪，使人赏心悦目；尤其是对于那些日夜对着“土敏土森林”的人们；还有齿颊留香的咖啡，爽口的沙拉菓，软甜的芒菓……都使人难忘。

还有什么使我难忘的吗？有的，那是峇厘的妇女！去峇厘参观的人，特别是男人，都注意峇厘妇女的“无上装”，写到峇厘的文章，也大书特书这点妇女上裸的风俗，还印上照片，于是，世人也就只知道峇厘就是一个这么“引人”的岛屿！难怪在已故的印尼独立之父——苏卡诺总统——访问峇厘之时，妇女代表提出抗议，要求总统立刻制止有关岛上妇女裸露上身的夸张描绘；峇厘妇女的尊严，不准外人损害！也许就是现在“文明的”峇厘妇女，已不再裸露上身，及游客参观“圣泉”时，导游一再吩咐游客不准拍摄在泉中裸浴的妇女的来由了，可憾的是还有不少别有居心的男性游客，充耳不闻。

峇厘的妇女是动人的。除了辛苦地生儿育女之外，她们是一家之主，“顶天立地”的操纵着一切生计。种田是男人的事，可是，打谷收稻，少不了她们；头顶着大篮子，走无数的路去市场贩卖；是她们的工作；用头顶着铁盘，盛着大石去筑路的妇女，到处可见；只为了赚取每天一五〇个卢比亚（折合星币九角）而头顶着篮子，去河里淘沙以供制造灰砖，把双手都挖损了的，是她们；在早亮的峇厘之晨，只有四时，迷蒙的峇厘海滩便出现了不少头顶着篮子，去拾海藻，挖海蚌，捉螃蟹，把双足浸在冰冷的海水里的妇女；在夜市里；一边贩卖瓜果，一边哺乳着幼儿，一边不停地编织着蓆子、帽子、篮子的妇女，触目可见；她们时常头顶千斤，以沙笼腰系幼儿，赤着脚，踏过数里任日晒雨淋。那日，去游

肯他马尼山；途中下起雨来，一路上只见头顶大篮子的峇厘妇女，在雨中健步如飞，有少数则从路旁采片大蕉叶遮着身继续走。“她们没雨伞？”我问导游。“不，这雨来得突然。”他回答。其实，这雨来得并不突然；十二月的峇厘，是雨季，出门怎能不带雨伞？与其说是“天有不测风云”，不如说是峇厘妇女不怕日晒、风吹、雨打！

十二月的峇厘，是庙祭祷神季节。峇厘妇女头插白兰，（那洁白芬芳，但花瓣不丰，结构不美，含蓄不尽绽的细长的花；只有勤朴的女人才配戴它的白兰。）穿得光光鲜鲜，怀着娃儿，拖着子女，头顶着以藁及饭砖堆砌成华美；崇高形象的祭品；走着长远的路；到庙里去虔诚祷告铭谢；祷谢神一年来的恩惠，使得风调雨顺，农作丰收。这是很盛大的日子；也是她们及孩子“赛美”的日子，但所谓比美，也止于穿得好些而已，并不浓装艳抹。在峇厘，只有古典舞蹈中，才能看到珠光宝气，涂红抹白，十指纤纤的峇厘女郎。

我爱峇厘妇女，她们的脸庞，黑得可爱。

13 - 2 - 75

顾打海滨

——峇厘小记之二——

浩瀚的顾打海滨，有着长长的海平线。除此之外，若论沙白水清，却实在不及我们的漳宜海滨呢！听说顾打海滨看落日，是件很美的事，于是，我们都挤往海滨去。其实，凡是海滨的日出日落都应该很美，又岂止是顾打海滨？

为了吸引喜癖士，但也不能让其他旅客失望，聪明的峇厘当局，用绳子把海滨拦成数段分作两个天下。我既非喜癖士，固不能进入绳子的那端去，只能在绳子的这端，遥望夕阳。

自下午四时开始，这里便挤满了人，挤满了长发青年，男的妖气十足，阴阳不分，他们热心地陪伴着那些来自外地的白种女郎，看她们在这里出示着廉价的青春，自每一根浪荡的长发，自每一个丰满的胸脯！更有那些白种的半老徐娘，也来这里驱除寂寞，购买欢乐！

那些棕色皮肤的新潮“陪游”，那些个子虽不高大，却

年轻力壮(?)的当地青年,就如敏感的苍蝇,一见了她们——那些新潮粪便与血腥,便嗡嗡地飞舞,叮着她们团团转。男的口哨一吹,女的媚眼一挤,他们就可以坐在一起。

“相逢何必曾相识?”“让我们几个陪妳一个!”于是,他们就数男一女,一白数棕,挤坐在一起,欣赏着顾打海滨的落日。

凡是海滨的落日都应很美,但是,顾打海滨的落日可不诗情画意!时间才六时;而峇厘天已黑,夕阳正徐徐落入海中,我们正等待它落入海平线的那一刹那,但是,我们已被催促:“离开海滨,这里再也不是我们应留之地。”于是,我扫兴而归,我看不见顾打海滨的金缎扬波;看不见那一海的灿烂!这也叫着看落日么?顾打海滨的落日,此景只应画中有吧?

只待日落之后,当星星眨着鬼眼之时;吸了白粉白丸之后的顾打海滨,慾潮可以冲天!不要在绳子的这端说“漆黑的顾打海滨,什么也看不见!”就在绳子的那端,星正昏,月正暗,顾打海滨正在沈沦,峇厘的一角正在沈沦。……………

斗鸡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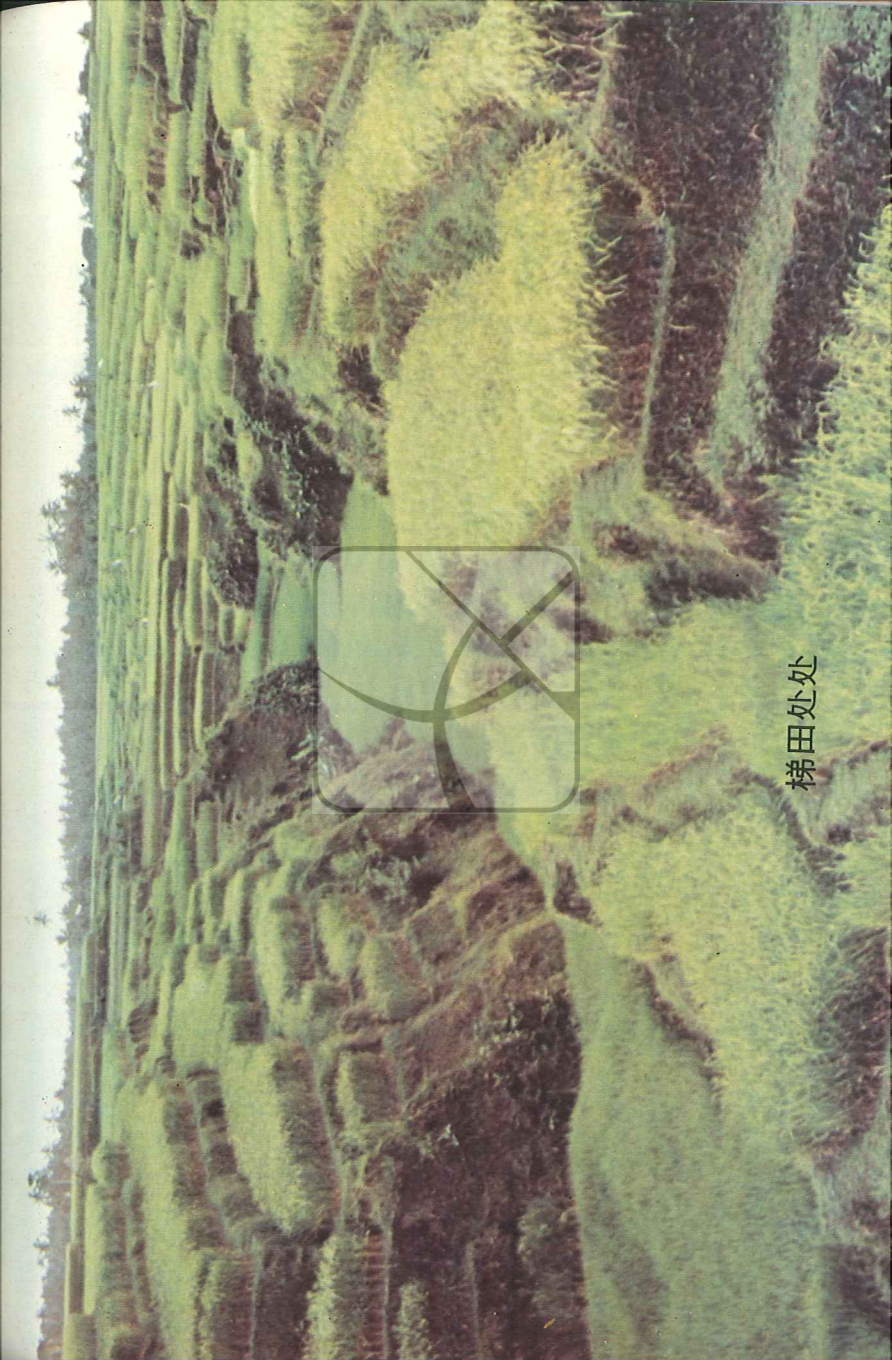
——峇厘小记之三——

据说我们是文明人了，为了表示文明人应有的修养，我们便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手足相斗；那太低级了。可是人毕竟是动物的一种；依然有着残忍与贪婪的兽性；在发泄兽性时；除了人与人勾心斗角之外，又何妨利用禽兽？反正弱肉可以强食；身为万物之灵，何所不可为？

就说斗鸡吧。看人们据地为台，在亚答屋檐下，四根木柱之间，在尘土飞扬的地上，人们挤着、挤着，满头大汗，青筋暴露地喊着。而鸡主则诚惶诚恐，或得意洋洋，等待人们下注。

只因为同类喜相残，这些低级的飞禽，便无条件地被高级的走兽驱使！在赌徒的怂恿声中，它们举喙！它们振翼！它们舞爪！人们注意的不是它们的羽脱颈伤，而是右爪后趾系着的三吋利刃！当两鸡相挤迫之时，在羽飞血迸之际，有人欢呼；更有人诅咒。人们都说，这儿的斗鸡，比许多地方

梯田处处



都刺激。我在佛国看过斗鸡，在胶锡之国的北部乡镇看过斗鸡，也认为他们的话有道理。而无知的鸡只，在血染利刃之时，才发觉伤了另外一只，同时更伤了自己！

峇厘是宁静的，在梯田处处；绿野满眼里，土地上的点点鲜红，是该有的点缀么？

6-3-75



峇厘之土

——峇厘小记之四——

峇厘是绿色的，那早期火山熔岩经过风化而成的土地绿化了峇厘；峇厘是肥沃的，由处处梯田稻浪以至路边的每一根小草！那日，我们经过许多街道，看见女工人在筑路翻土，翻出的土一片黑油油。那天，我们经过许多河边，连河沙都带着黑色，滋润着浮藻和岸边的椰林。有人不禁发出羡慕之情：

“啊，这些黑土真肥，如果能带些回去种花多好！”

我也对那个出国念过书，能操流利标准英语的峇厘籍年轻导游说：

“你们峇厘人真幸福，生活在这么肥沃的土地上！”

“是啊！妳看看吧！”他向车窗外一望无际的梯田、菓园、咖啡园、蕉林一指。又说“我在外国念书，那儿的朋友，很以出产树胶油棕而骄傲。我告诉他们，峇厘的泥土，你们看过才知道。我并且决定有机会再去时，一定带一把黑肥土

给他们看看。”

他以峇厘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自豪，以峇厘的每粒黑土而扬声夸耀。他的话使我想起那个爱国的钢琴诗人萧邦，他带着一杯祖国的波兰的泥土，流离外国，逃避异族的残踏，时常流着泪，对异国的朋友说：“这是我的国土！”他说这话时，充满悲愤时，该也充满骄傲。我也想起“大地”中的那个中国农民，当他遇到旱灾逃亡他乡之时，忍不住掬起一把泥土，对着寿阳哀号：“什么时候，我能回到这土地上？”我更想起那个抒情赋家王粲，他在当阳县楼台时的仰天长啸：“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

爱国恋乡之情，人心所同。峇厘的泥土的确是十分肥沃的，但峇厘人民的爱乡与勤劳，使它更富饶万分！

6-3-75

前王恨歌

——峇厘小记之五——

由那位识途老马的中年导游的指引，我们见到了峇厘前王。王府占地广大，庭深院寂，以木砖为材料的平房建筑，尚有乡村之风，古朴之致，风过时，吹起一地泥尘与落叶，有些瑟索之感。在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之间，过道旁，空地上、柚、柠檬、胡姬，零乱地处处栽种着，给这简陋的王府增添了生意；此外那成排的鸟笼，各色各形的鸟类及复杂禽音，给王府增加热闹；都是峇厘前王的嗜好及精神寄托吧。

独立之前，峇厘土王享受了峇厘人民的劳动成果；如今独立了，也依然有一些固定的生活费维持余年，当然，情况是大不如前了。

在通往前王住所的小土径上，我们参观了前王的“艺术馆”，那是一间摆满木雕与油画的大房间，这些艺术品都是人民艺人的心血结晶，以前“贡献”给君王的，如今正待出售，谁要买都可以。一看价格，比外面售卖纪念品的商店贵

多了。不过，也有虚荣心尚存的俗客；愿意上钩的；也许是为了他日人前人后，可以为这些购自王宫，水准想当然是第一流的艺术品特别夸耀它来源不凡；及显示自己的眼光及富有吧。而峇厘前王的心，该是有些悲凉的吧！这就象个二世祖，不能继保祖业，如今还要出售祖产一样的面目无光！

行行重行行，我们终于在一间小木屋里见到正在喂鸟的峇厘前王。他年已七十余，王孙不再少年时了，不过身体尚健，面色红润，这是他长期丰衣足食，保养得好的结果。他足登日本拖鞋，赤着上身，下围纱笼，仅剩一小撮白发，拖在脑后，见了我们，微笑着，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堪。“这个皇帝倒还随便，没什么架子。”有人说，嘻；他还能摆什么架子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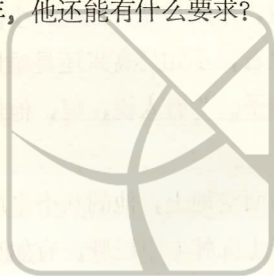
在一排八间房子的前面空地上，他的八个皇后及妃妾，正坐在离地尺余的大木床上玩牌（印尼牌，有如四色），玩得嬉笑之声时起；兴高彩烈。“真难得她们感情这么好！”又有人赞叹着。可是，想当年，这些如花似玉一朝选在君王侧之时，能不争相邀宠？谁都想“春从春游夜专夜”，八人宠爱在一身的吧？而如今大家都臃肿不堪，鸡皮鹤发，美人迟暮了，还有能力争风吃醋么？何况峇厘前王也已风流老去。余年有限，还是和睦共处吧。

而在那间摆着峇厘民间乐器，原是当日君王宴客时；钟鼓齐响以娱贵宾大臣的亭台前，那一片原是让宾客席地演饮宴，高出一呎多的土敏土地台上，一位舞蹈教师正在训练那

三四十个，都是六岁至十岁的小女孩跳婀娜多姿的峇厘古典舞。她们都是从一个君王，八个妻妾，十多个儿女孙媳组成的一百多人的王族家庭中，选出的公主皇孙。她们有的衣衫不整，有的拖着鼻涕，和在外面街道上见到的峇厘孩子，根本没异样。有个孩子嚷起来：“她们就是公主？真不象？”所谓王孙公主本无相，一切都是人为的，他们原也是平凡不过的人呀！如今时代不同，都只好“返璞归真”了。

时代是进步的。繁华春去，峇厘前王还能自由自在与子孙安享晚年，他还能有什么要求？

20 - 2 - 75



雨中游福隆港

在多风多雨，处处泛滥的十二月，驱车上拔海四千多呎的渡假胜地——福隆港——作雨中游，那真有点凄凉又浪漫的韵味。

从新古毛出发，沿着福隆港山脚蜿蜒而上，峰迴路转，许多山路作U字形，转弯时，坐都不稳，车速只能走廿哩，历时一点钟。至三分之二高度时，山路更窄，只能容一辆车的宽度，故由双程改为单程，上山下山具有定时，在距离山顶还有四哩处，有一个 gate，有一间 Rest House 让游客等待时间上山顶，单数时间如一点三点五点为上山时间，而两点四点六点则为下山时间，如此一来，可保障安全及减少车辆拥塞现象。可以一提的是在 Rest House 的餐厅后面，种着一种 Pear 形的瓜（俗称佛手瓜），十分肥大，三角钱一斤，配以鲜虾瘦肉炒食，类似毛瓜，但其肉却又比毛瓜甜脆，识途老马者，可向餐室侍者购买。

山水总是有情相伴的，萦青缭白，山脚下有一条水清澈见底，流声潺潺，彩石累累的不知名的河，川流在山谷树丛

中；时隐时现。黄昏后，河畔树下，是情侣们的好去处，故当地居民美其名为“多情河”，至顶岭俯瞰，它只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线，挂在茂林低谷里。

空山细雨，山清气爽如秋，向低处望，雾在群山中缭绕，象轻纱，如棉絮，似瀑布，罩满山谷，而山正在虚无缥缈间，空蒙的山色，比晴天所见的山，更有一种迷蒙之美。

一路上，只见树树青翠，叶叶无尘。花草树木，饱受清新湿润之山气，当然与平地所栽者不同，真个红花艳，白花娇，就算是平日在篱笆边处处可见，早开午合的紫色喇叭花，这里山上所生的，也特别紫艳，并且到黄昏还依然响亮着。到了山顶，那些紫色的芍药，白及水红的剑兰，浅红双瓣的大种康乃馨，黄色的菊，艳大异常；雍容华贵。参杂地向印度园丁买了二十多朵，只收一元，已是馨香满怀了。

居山识性的居民告诉我们，山雨之后必有山风，果然，雨霁天晴，顷刻间，山风劲厉，呼呼在耳，站立在万山之岭上；冷得手抖唇青，衣不胜寒；绝类北国的冬天，稍有不同者：北风是乾燥的，使人足肤皴裂；这里的山风则带着浓重的水气，冰肌润肤。生长在热带的人，正是冽风难得几回吹，我只想乘风而去呢！

山顶有一间英国式的建筑，水电设备齐全。这座两层楼，有十来间房的建筑，原是独立前专备英国军官来渡假休养的。那时，福隆港山上，除了替军官煮食的华族仆欧，洗衣妇、印度园丁、马来车夫之外，尽是碧眼金发，有色人种

休想跨进山上一歩，英国绅士遥想当年那种在山风凛冽中，伸长着脚，躺在安乐摇摆椅上，对着壁炉取暖的悠然神态，此情可待成追忆了。如今，只要花上十一元，便可租一间高大宽敞的不列颠式房厅，对着落地长窗，享受福隆港朝晖夕照，何等写意啊！

福隆港有一道瀑布，在山景区右下角的山沟处。不知走了多少石级，便见两座有盖如伞的亭子和一个广阔的潭。瀑布自四五十呎高的山注入寒潭，流沫成沦，然后徐行。流水虽不长，但也响出雷电的崩裂，响出千军万马，自有其壮阔的水势，所以雨中来游观者仍络绎于途，女孩们长发挂著水珠，和情人相依相拥而行，这样也可以减少寒冷罢。

把脚插入寒潭里，山沟里响起阵阵惊叫回响：“冷啊！冷啊！冷……”我坐在潭边濯足，一股寒流自足而上，我闭着眼，咬着牙，但笑在唇边，畅快在心里。……………

29 - 4 - 73

古城散记

叠叠峰峦，垒垒城垣，马六甲是马来亚最早开辟及建立国家的地方，它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也多于他州，“古城”的确名不虚传。

怡力海滨固然迷人，而升旗山上的古堡，古炮台，远东最早的天主教堂、保山亭、三保公的遗迹，……都使人发思古之幽情。遥想十六世纪时，它已是东西文化荟萃的繁荣“市集”了。

能深入乡村去看马六甲，是件有趣的事。放眼马六甲郊外，处处可见畦畦青翠，片片汪濊的水稻，极目无际，它毕竟解决了部份民生大计，如果善加鼓励发展，自给是可能的。想当年葡荷之争，原因很多，但是，觊觎这土壤肥沃，物富民康，背山面海，可攻可守，粮食自足的小城，是重要的因素。

已是十二月了，但在这得天独厚，四季如夏的南海之滨，依旧利于农耕，有些水田翠浪飘风，有些稻苗浅鬣，有些收割后只剩稻根，有些则稻花飘香，金黄耀眼呢！不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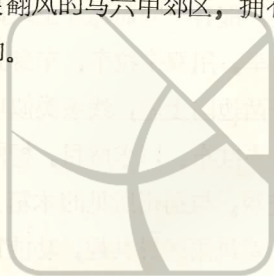
马六甲古城门

在中国广东所见的，不管是用旧法一年二造或是用新法一年三造，但一到十一月，便处处开始桃桔响，村歌作，忙着收成，到十一月末，田野便光秃秃的，很难见株稻粒谷了。马六甲的人民，如果能使地尽其利，人尽其力，自有一番远景呢！

除了水稻，马六甲的牛车也很吸引人，别州所见的牛车，不是觉得笨，就是觉得简陋侷促，不能引起游客的情趣。就象马六甲的舞蹈一样，同样是弄迎舞，但马六甲的却更见活泼多姿，举手投足，都有一些葡萄牙土风舞的遗绪。就说牛车吧，马六甲的牛车，用双牛拉车，车身如半截船舱形，车盖用阿答叶编成，两边向上翘，线条类似中国的古典建筑，檐头挂红旗，檐尾系红布，以求醒目，檐两边垂着布花边，随风飘盪，甚是美观，与别州所见的木箱形四方车身，无盖者之简陋、不能避风雨迥异其趣，功能自亦不能同日而语。在升旗山地摊上贩卖的土产纪念品中，牛车小模型，是外地游客热衷采购的，那褐色的木牛，木车身，木轮，浅褐色的阿答檐，缀以悦目的红布红旗，紫色及黄色的檐布边，充满着古朴和谐的色彩与结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改良风格的马来建筑。照一般人所见及所想的，马来屋是怎样的呢？它是高脚楼，离地数呎，以树干为屋脚，以木板为牆，以阿答叶为顶，建筑简陋呆板，连色泽都是单调的，从屋顶、楼梯、楼板都是深褐色，暴风雨来时，使人为它耽心。可是，在马六甲郊区，结构复杂，

建筑美观的现代化马来屋，触目皆是。屋四周的短木栏，有雕刻花纹的，甚至用铁花围绕的也不少。那几级楼梯，就在最惹眼的地方，当然也不马虎，有用砖砌的，然后漆上色彩，有铺毛石的，艳丽多变。此外，屋旁有锌顶的车房，屋前栽花种树，屋周的走廊，置以盆栽花木，所垂挂的门簾，用“巴迪”纱笼布为料的，随风飘扬……总之，摆在眼前的，是五色缤纷的热带风光，与现代化、都市化的花园洋房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我能选择，那么，在青山绿水，杂花生树，绿浪翻风的马六甲郊区，拥有一间这样的马来屋，是我所乐意的。



15 - 4 - 73

天然胜景话班珍

从新加坡到关丹，整四小时的路程，一路上丛林荒山，野店僻乡，颇见寂寞；而那两次渡轮，也花了不少时间。可是，一想到关丹有鲜美价廉的鱼虾，有闻名全马的梅香咸鱼，有波涛壮阔，巨石屏立的海滩，和那名传东马的班珍石洞，也就神驰而心轻了。

外子的朋友郭先生，这个虔诚的佛教徒，在飞驰的车中告诉我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个美丽的公主，住在这个外形如大轮船的仙船山洞里，被巫师的魔术变成石头，这山叫班珍山（Panching Hill）。……“啊，可怜的公主，”我怀里的小浩儿大声地告诉郭伯伯：“我不喜欢这个故事。”是的，我也不喜欢，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的俗事正不胜邪，全违人愿的呢？而神仙也居然没办法，真叫人失望。

因为传说山洞里有妖魔，以前此山是没人居住的，但至一九六五年，有一暹罗和尚沙旺格答潘佐来到这班珍县，双溪林明路，距离彭亨首府关丹十五英里的喳拉山（Bukit Charah）把它辟成一个简陋的暹庙，他是爱上这个深山了。

于是不断地出外募捐来修理山洞。第一年中他就亲自建筑了一列三百级石阶，引到洞口，二百级石阶到山洞内，一九六八年，又募捐建造一座三十五呎长，五呎高的卧佛。今已届七八十高龄的老高僧，是决定终老此千呎山中了。

山梯仍嫌简陋，我拉着水喉管及钢索做成的扶手，摇摇欲坠地攀上狭窄不平的石砖铺成的山梯，才上到约四百呎中的第一洞口，已气喘色变，视觉茫然了，幸亏有自知之明，急忙拿出风油一擦，并略事休息，才能继续攀登第二段。回头看，在第一段山梯中途旁边的石头上，坐着三两青年，有一个还要人扶持，而左右者则如泥菩萨过江，气喘如牛，唇青面白。郭先生指笑着说：“看这些年轻人！”他特别把“年轻”二字加重地说：“平日生活不检点，心污体浊，怎能上此仙船山！”他认真虔诚地说。照他这么看来，我这个动过数次大小手术，每日药不离口之人，岂非与佛有缘了？

若从另一洞后攀登一层峭石，向右深入一条幽曲黑洞，洞远数千尺，且每进千尺之后，即降低一层，每层约七呎高，洞的尽头，又贯穿石山数百尺中腰之第一洞，危壁嶙岩，惊魂阵阵，加上洞外吹入寒风凛凛，真令游人却步，但是，全洞精华皆在此处，又怎可错过？

全洞宽阔深邃，由石洞口进入百尺之遥，在高约三十尺的石峰上，由天然石块而凝结成一尊佛像，双足似屈如盘，下还有一碗形石如莲花，游客名曰“观音坐莲”。一洞壁上由石隙流水点滴，形成“美人照镜”，细看果有绝色佳人，

手握圆形明镜，梳妆弄姿。继续深入石洞数百尺中央，在一曲径中洞顶石隙内，清泉滴滴，下有一土敏土方池，旁置水杯，而游客都仅用双掌奉盛甘泉，一解乾渴。正对“仙露”回味余甘，忽然前方人群拥挤，无数青年男女，对着一小潭中凸出如神像之尖石，频抛银角，原来是“姻缘潭”，该石像即月下老人。看他们正专诚默祷，求月老指点迷津并问姻缘何处来之时，外子道：“我们也补追寻问，好吗？”我望望身旁的孩子说：“算啦，不是我们的天地了，问了也不准。何况三千世界人人错！记得小学时的Y老师说结婚叫上当，而不少朋友也说结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月老也往往错系红绳啊！”我这么一说，有几个不掉银角的观众，也加入笑阵里，一时笑声撼穴。此外洞中还有石头蛇、大石龟、石鸟、石鱼、石花等等，都是天然景致，维妙维肖，令人惊叹鬼斧神工，实在远胜过人工雕饰的吉隆坡黑风洞、怡保吡叻洞、南天洞、三宝洞等景物。加上在一九六八年，暹罗高僧在第二洞中设坛供奉佛祖，又在神坛山的石壁上，请人画了一幅庄严的佛像及大卧佛像完成后，班珍山已名闻遐迩了。

彭亨州能游客络绎，关丹班珍山天然胜景之功，自应一提。

天定半日游

终于忙里偷闲地乘着回怡保探望亲人时，去邦咯岛小游。

水绿，天蓝，阳光耀眼。船行二十分钟后，我已经看上那天定州沿岸的嶙峋了，看它们如巨卵，如笔架，如筍，其中有一大石突出海岸，旁边数石相挤相叠，一长圆石伸在前方，如巨龟浮于海。各具情态，任人遐思幻想。

半小时后，已是水上人家的高脚木屋，挤列岸边，有几间红瓦的水屋，在锌片或阿答中显得特别抢眼。船只将泊岸时，我急着走上船头。大侄女在船舱里大喊“四婶”，还没有到邦咯岛呢！抬头看，码头旁的一间小屋前挂着一个小木牌，上写“吉宁丸站”。

吉宁丸？想必邦咯岛旁的这个弹丸小岛，一定住着不少勤劳刻苦的印度渔民吧？码头的两旁，右边那一间水屋，正坐着无数渔民，低头不停地编箩织网；他们已看尽千帆，对于泊岸的船只，是游人也好，是运货也好，都视若无睹了，难得他们抬头向我们漠然一望，我瞥见了风浪在他们古铜色的脸上所吹打的痕迹。左边那间茶室，店前的木板空地上，

铺着麻布袋，晒着虾米，金线鱼等邦咯名产品。两旁的盆花，九重葛和鸡冠花，正开得旺，成了绿海板屋的出色点缀。

船只离岸继续前行，水上人家的尽头，离岸边不远，有三数巨石，中如平台，上有一小屋，供着佛；过后不久，又见岸上有一印度庙宇。如果真有神祇，是应该福佑这些虔诚劳苦的渔民，使风平浪静，鱼虾满网的。

到了天定州的邦咯岛了。走上长长的石灰桥，上了岸，就有短程巴士到海滩去，只须十分钟便到了。

邦咯岛以海水海滩闻名，吸引了远近的游人。就这么一个海滩，岂不是太单调么？不！有海的地方，怎会单调？那细白的沙，突出海中的如屏、如柱、如短牆、如白的巨石，三数浮在海中的丛林小岛，啄浪的海鸟，嬉风的椰林，已是足以使人目驰忘忧；何况沙滩上有年轻人的营幕，野火，还有吉他，口琴……与海涛合唱；更时有三两小舢舨，载着活蹦乱跳的鲜虾大鱼，物美价廉，引来无数游人的围观争购，海滩顿时又增加了另一番热闹！有带泳衣的，当然不可辜负那一水绿波，它正一阵又一阵地殷殷催促你下水！下水！没带泳衣的，也不须犹疑，就索性穿着便装跳下去吧！如果你真的忍不住的话。这里没有明文规定，条例约束，只要你喜欢。而海是宽大的，它容纳得下，消除得去一切的尘埃污垢。

我坐在海滩的长凳上，不停地有少女妇人，售卖邦咯岛的特产：“八爪鱼乾！沙爹鱼”，沙爹鱼？我只吃过沙爹牛

肉、沙爹鸡肉、猪肉、羊肉、沙爹羊肠，可没听过沙爹鱼！怎能不买包来尝尝呢？撕开塑胶袋，放一片进口里，酸、甜、辣、咸适中，烘乾的甘望鱼或金线鱼片，连鱼骨都香脆可口！

在回程的渡轮上，大侄女那个口齿伶俐的六岁儿子思伟问妈妈什么时候再来邦咯岛游水？四岁的思燁也吵着要再去坐坐那只在岸边的人造土敏土大象、大龟，去爬那金属的火箭。我也在想：什么时候再来看看邦咯的夕照归帆？夜海鱼火？什么时候再来鲸吞邦咯的鲜虾石斑？



8 - 1 - 77

香喷喷的黄昏

我走在她的后面。看她套着齐胸沙龙，刚健地走在长屋外廊竹片铺成的地面，或平稳地走在独木梯上，一道道的S形，在我面前摇晃——好婀娜的身影。到了溪流旁，只见沿岸已有许多男女老少，洗澡、搥衣、戏水，……。我坐在清溪旁的一块大石上，看着清澄的溪水，愉快的人群，还有那朵又浮又沈的白色山花。

十五分钟左右，她上来了，湿了的灿烂的沙龙，紧贴着她曲线美好的身躯。她一面慢步跑着，一面旋转着，湿湿的长发在晚风中飞舞，水珠自发端溅向四方，而沙龙上印着的犀鸟，也在飞舞。她坐下来了，一朵“出水芙蓉”在我身旁摇曳。

伊班族是好清洁的民族，我们一早五六点便冲凉洗澡，傍晚又再冲洗，走到任何有溪流的地方，也要停下来洗洗脸和脚。她说。喂，你们城市人一天冲多少次凉？她掠着长而湿的黑发。

大城市里冲凉要钱的，而且水不够，要节省用水，不敢

多冲。我说。

连冲凉的水也要钱，多好笑。她望着树梢间透过的夕阳，微笑着说，一面用手指梳着长发，使我想起泰南合艾宋卡海滨的美人鱼铜像。不，她是一尊石膏，是维纳斯的化身，如果她赤裸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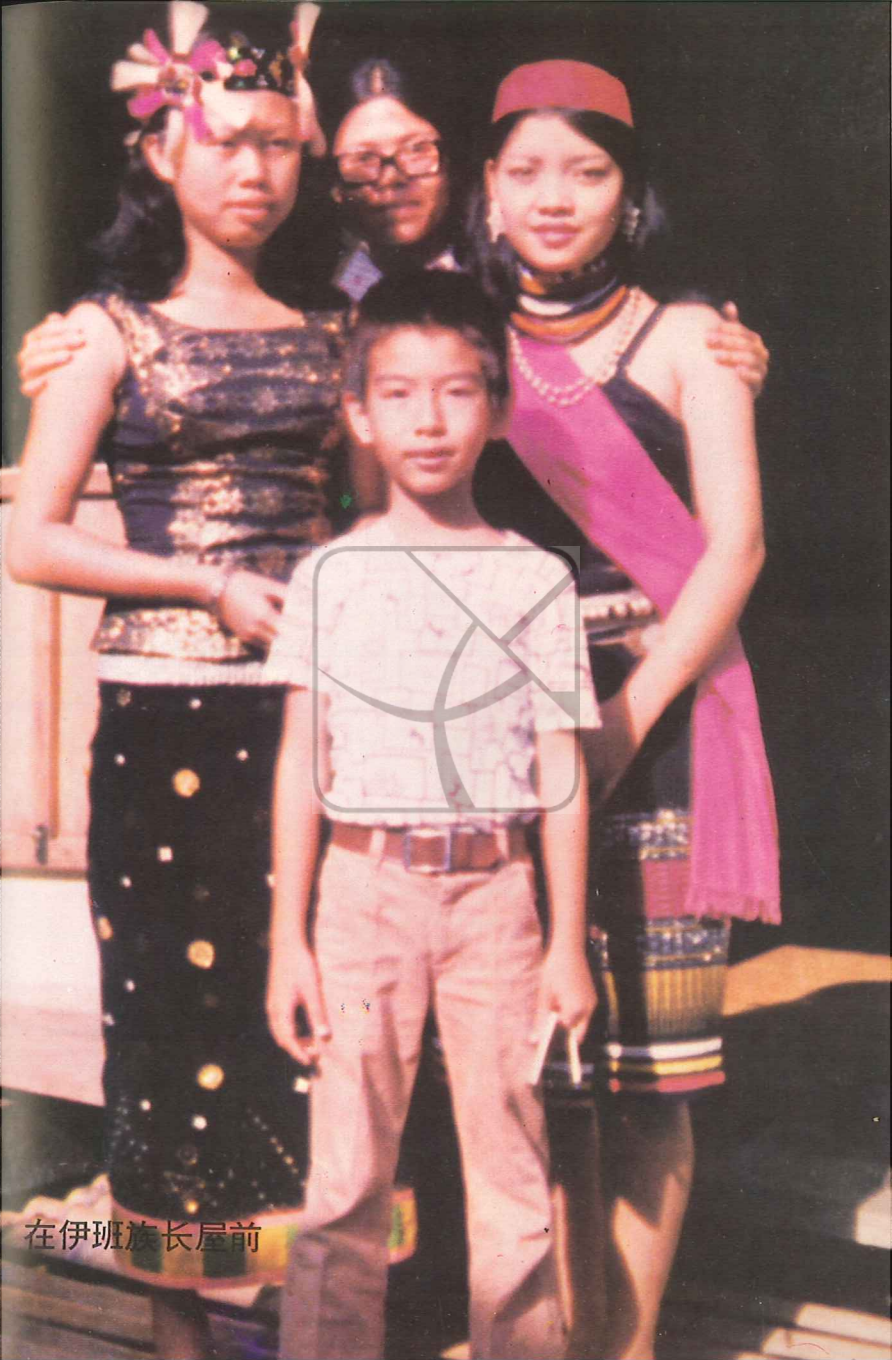
长屋和溪流，只有数步之远，我走在她身后，闻到了来自她发间的白兰香。

伊班族是好客的，她说，何况你是李先生的朋友，而李先生又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今晚，我们要好好的招待你。她笑得好开朗。

回到长屋，她立刻换过沙龙，配一件紧身T恤。现代伊班女性，除非上了年纪的，都不再裸露上身了，但是，天生健美，大自然为她们孕育了女性的热力，透过衣裙，仍然阵阵炙人。

她蹲在厨房里，手脚敏捷地杀鸡，然后切成小块，加些香茅、酱油、调好味道，便塞入那些径口长三四吋，每节高约一呎的青竹筒里。装好了，用香蕉叶包扎着竹筒径口，之后在火炭上，把竹筒放斜作45度，慢火辗转烤烘。渐渐地，竹筒的下半段烘成焦黄了，径口上的蕉叶也微黄而冒出热气来了。

小厅上早铺好竹蓆，我盘脚坐下。她递给我竹筒鸡、竹筒饭、一瓶Tuah（米酒），我将热腾腾的食物自竹筒里倒出，盛满蓆上的盘碗。



在伊班族长屋前

她殷殷劝酒，又频频为我递上竹筒鸡和饭。于是，草香、新竹香、蕉叶香、鸡肉香、饭香、酒香、长屋外的榴槿香、野花香、她的发香……………平时喝下半瓶白兰地而面不变色的我，居然微醉了。我握着她白白细细的手，低声说：谢谢妳，胡丽。

谢谢妳，胡丽。巴达弯 (Padawan) 长屋区酋长 (Peman
ia) 的女儿，一个十八岁的纯朴的少女，一朵白色的芙蓉花。

长屋有梦，梦也香浓。…………



20 - 7 - 76

夕 阳 勒 马 忆 当 年

去年，我到香港一游，勾留数日，引起了阵阵热切的缅怀……

那里是九龙新界上水的勒马洲的一个黄昏。

虽然是冬天，北风起兮，但阳光依然明亮，夕阳尤其美好。

我站在勒马洲的小丘上，这一百来呎的小丘，草木稀疏，小亭寂静，夕阳透过松树梢，照着亭子，把我的蓝色大衣也照成了金黄。

往山坡下望去，那一片片稻田，养鱼塘，都闪着金光。深圳河静静地流着，越过了它，便是一片大平原，水红、金黄色的大平原，平原尽处，极目是连绵迷蒙的灰蓝色远山。是白云山？越秀山？西樵山？……夕阳无限美好，它从山后透过松树梢，照耀着勒马洲。

对着勒马洲，看着深圳河，我想起离河不远的深圳墟，那热闹的市集，繁忙的贩卖情形，拥挤的人群，更想起广九路上的深圳站。

有一年初冬，当时年纪还小，我和先妣乘着海船，冒着风浪，横渡七洲洋到香港，然后由罗湖过桥，转乘广九路火车回乡探亲，回忆中在深圳站上车不久，有几位村民在车厢外叫卖腊味饭。这广东的腊味饭，米香、腊肉香、虾米香、冬菇香，还有几条芹菜葱花的香，热腾腾地由车窗送入车内，乘客们都争着购买。

“你慢慢吃，碗筷都算了钱，不必还啦！”卖饭的叔婶话还没说完，火车已鸣笛北上。

由于时间短促，抢购不到腊味饭的，便大声表示遗憾。

在冷风中吃着这原盅蒸熟的腊味饭，那种美味，我又怎能形容其万一？再看看那竹筷、陶碗，朴素、结实，洋溢着乡村风味。特别是那碗子上还画着几片荷叶，一朵红莲，虽是粗制白描，也甚悦目。好食、爱美，原是天性啊，也难怪年幼的我，在饱食之余，不舍得象别人一样，把它弃在车座底下。我把它捧在怀里，想着回去以后，可以用来玩“妈妈煮饭”，不必再去取用饭碗，给家人责骂啦！怎知到了广州，下车时人挤，跌在地上打破了，当时还着着实实的哭过一场，引得那位梳着两条辫子，检查行李的大姊姊笑得脸儿红红的。

多少年了，想起这件事，依旧齿颊留香，梦寐难忘。

勒马洲的黄昏，好美的金色黄昏，我仍依稀闻到由深圳站飘过来的四溢浓香。……………

石澳小记

表妹仙蒂，深得我心，一见如故，知我爱“管山、管竹、管水”，在我仓卒过香港的两天中，第二天一大清早，便带我去石澳。

如果问我在香港有什么自然景物最值得我纪念的，那就是石澳了。有专程巴士前往石澳，每半小时一趟，我们乘两层巴士，欲穷千里目，选坐在高层。

上石澳的单程山路，并不好走，但司机长年累月，驾轻就熟，不觉其难。看来石澳山也有四五百公尺，山路窄而曲，坐在两层巴士上，转弯抹角之际，亦甚惊心。山脚及山谷，菜园处处。山上居民不多，相当僻静，为维持治安，警车不时巡逻。

石澳原是个小渔村，现已发展成为避暑胜地。去石澳海滩，要经过一排村落，其中有吃海鲜的小店，杂货店，卖菜摊，茶室等，都是木板或茅屋建筑，宁静，朴素，甚具原始风味。可是，在快到石澳海滩的斜坡上，却见不少豪华别墅，与前所见有天渊之别。



石澳听潮

下了二三十级弯曲石梯，到了海滩，只见碧海白沙，浪花阵阵，沿岸布满石头，大小并陈，尖圆兼有，以褐色为多，深浅具备，成堆成叠，或连绵一片。“石澳”，名之固当。冬天的石澳，太阳虽亮，但亦寒风扑面，游人绝迹。可以遥想：盛夏之际，炎阳当空，游人络绎，几乎每一块石头上都坐着红男绿女，各式游装，把石澳点缀成花花世界，热闹，拥挤，……那情景倒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如今，耳畔只闻涛声，眼前只见各具情态的石头，一览无遗。海滩石堆中有一座土敏土桥，我嫌其太人工化，为何不用海石作墩，用木或竹造桥呢？

左边有大头洲伸出海滩，山上有小亭，可望不可即。据说曾有人因情海翻波而于此处跃海轻生，月黑风高之夜，难免有“海角惊魂”之感，这名称甚有浪漫情调，侦探意味，有一部粤语谋杀片，即在此处拍摄，并以此为片名。我无缘见多情艳鬼，也没有看过那部影片，不知如何惊魂，只觉“石澳是我们的。”回到旅店，女侍彩姐一听，大吃一惊：“什么？现在这时候，两个女孩子去石澳？那么僻静的海滩？”经过她这么一喊，我真感有些“惊魂”啦？

也为香港人辩

读了李向《菜根小品》里面的《为香港人辩》和《蛇王与茶楼》之后，不禁也想起年杪旅行香港的耳闻目见。从别人的口中，从报章杂志上所知道的香港总是治安很差，人情淡薄、人们势利，见钱眼开，……总之，说香港好的没一句。多听多闻，心里多少受了影响，所以一到香港，把行李安顿好，准备出门吃晚餐时，便傻里傻气地问那位柜枱主理：

“听说香港的抢劫很怕人的，是吗？”

“难道新加坡没有抢劫的吗？”他耸耸肩，抿抿咀，把我的重要文件及款项放入柜枱的保险箱后，回过头来笑着问我。

我立时目瞪口呆，竟发现了自己的大惊小怪了！这种事算什么呢？我这个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居然也有勇气去用石头打人！

吃过晚饭后，在港大中文系半工读的表弟和在×电子厂做检查部长的表妹，已经在旅店等我。他们陪着我在九龙香

港之间，渡海过河，走遍几间大百货公司，然后在十点路灯熄
熄灭之前赶回去。我吩咐表弟：

“你以后别出来陪我了，留在宿舍温习吧。”

“表姊，妳不需要我做保镖了？妳对香港放心了？”这
年轻小伙子竟挖苦我了。

第二日，游玩过石澳之后，会见了几位文艺界的朋友，
从星马香港一般出版及文艺界概况，谈到生活……无所不
谈。他们又定了明日星期六四时，工作完毕之后，请我去喝
下午茶，情意拳拳，却之不恭。

走出杂志社门口，我对那位为了陪我游玩而请假(无薪)
两日的表妹说：

“这次再来香港，最大的收获是寻访到妳们一家，此外
还认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

“妳在信中不是老说香港人几乎是六亲不认的吗？”这
个梳着短而直的头发的，精神奕奕的姑娘，也和她弟弟一样的
顽皮！

×

×

×

从文咸东街走出来，到附近一条热闹的小巷里的大牌档
吃云吞面和粉粿，正在赞美面爽滑，粉幼细的时候，我发现
云吞面里没放青菜，而面摊却放着又肥又青绿的黄花菜心。
我就问为什么我的面里没青菜，还以为是小贩忘了。表妹立
刻告诉我，香港蔬菜很贵，加菜就要加钱。这时候，那位伙
计已用小碗盛了两条菜叶（连茎，整条没折数段）给我，并

替我放在碗里，还笑着说：“姑娘，妳大概是从外地来的吧？”吃完之后，我听表妹的指示，多放下两毫子（二角，等于星币一角）给他；他却还给我，连声说不必！

第二天上午，在中环逛了整个钟头之后，走入一条横街去吃猪肠粉和油炸鬼。在北风中，我一面吃一面对表妹说：“如果现在有一碗热豆浆，那才痛快！”这话给那位卖猪肠粉的老婆婆听到了，她就说：“前面那条横街口转弯处，就有一摊卖豆花的，现在十点，正是开市，新鲜热辣呢！”“太远啦。”我说。她一听便叫个挨在她身边吮手指的小女孩，去替我买一碗。我正想叫住，那个绑着两只丫角，大约五六岁的小女孩，已经一蹦一跳的去了。大约过了十分钟，她捧了一碗又热又香的豆浆回来。“这么热，真难为她呢。”我充满歉意的说。“没关系，在档口里帮忙，都习惯啦！”那位老妇人说。我喝了一口豆浆，把小女孩招到身边，塞给她两块钱港币，说是给她买糖，她摇摇头说：“婆婆不给要的。”

污泥中自有莲花，萧艾中也往往长着芝兰。难怪表妹在送别时还问我：

“表姊，你看我们这些香港人怎么样？”

×

×

×

说到香港人讲话的“蛊惑”（狡猾多变），也是公认的。他们总喜欢用反面、侧面、比喻、谐音等等方法，把正统优美严肃的广府话，说得变义走音，让外来的人颇费思量。可

是，当一想明白时，又不禁哑然失笑。

就以旅馆里那个收拾房间的女工阿彩姐来说吧。我问她从黄大仙木屋区被赶去徙置区组屋，在房租水电各方面，是否可以得到特别的照顾时，她把咀一振：

“第二世啦！吃多D大头菜啦！”（梦想，大头菜性燥，粤人以为多食心火盛，易做梦。）

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一声长叹之后说：

“讲起我就老公担遮囉！”（丈夫张伞，妻凉，即凄凉之谐音）原来她去年丧夫，有三个五岁四岁和一岁的孩子，由年老的家婆照顾，都靠她一手养活。

那日见她摆出张苦瓜脸，又问她为何不乐？她就大声向着走廊尽头一间房间说：

“有只番鬼婆，厌尖腥闷（吹毛求疵）。枱布上有点咖啡，话要换过！一阵间又话口漱口杯崩左粒米咁大，又要换过！唉，以为有D水（钱）就巴闭！（了不起）唔 𦵏 就 瓦烧！（瓦烧即泥人，泥人才不气！）”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忍不住帮她一句：

“真系呀！系人都𦵏！”（不气的就不是人）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提到香港人说的广府话和广州地方的人所讲的广府话，语气说法都完全不同，还强调香港的广府话只是反映了当地人的心绪，不是正宗的广府话的特点！的确，长期生活在一个烦躁不安、勾心斗角的社会里，心情不愉快，有话不便直说，只好转弯抹角或指桑骂

槐，香港人说的广府话，自成一格，也真是有原因的。

15 - 11 - 75



唉，上当啦！

在曼谷一个上午，接连游了几间佛庙，满脑子是拉玛一世，拉玛三世；满眼是金碧辉煌，头晕目眩。一听泰籍导游翁小姐在午餐后要带我到宝石制造厂去，精神为之一振。谁不知缅甸宝石，名闻东南亚呢？

下得车来，一行十五人，挤进一间小店，唉，这哪儿是厂？只见三个工人，在小桌前补补粘粘，磨磨擦擦而已，不禁大失所望。由所谓厂的窄廊右边一道小门进去，豁然开朗，灯光一亮，店主殷勤招待，售货小姐先生们，如打篮球一般，对我们一行人一个“守”着一个，凭三寸不烂之舌，巧言令色地招徕，一盒盒的宝石，都在台上亮相，汽水频频送上。那位长发小姐捉住我，蓝宝石红宝石戒指递过一只又一只，我笑着赞许，但无购买慾，被问得太殷勤了，我只好说：

“这种四粒一排，五粒一排的呆板单调设计，我不太喜欢。”

怎知她善观气色，机智可人，立刻说：

“啊！是的，妳的手指细长，不适合戴线型戒指。对了，

妳应戴泰国公主型的，妳知道吗？泰国公主戴的戒指设计，世界闻名。”

她好“醒水”啊，于是捧了几大盒（每盒有二三十只）“层层叠叠上楼台”设计的各色宝石戒指，放在我面前。我很赞赏那种从佛塔佛庙顶取得灵感的设计，的确雍容华贵，但华而不实，要是不小心碰跌了一粒小石，就不知从何修补了。更重要的是，我下了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售卖小姐在口乾舌焦之余，竟说：

“妳是否怀疑我们的宝石是假的？我们有保证书给妳的！”

我原无歪心，给她这么一说，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

说是只停半个钟头，却一呆就是两个小时。上了车，只见同团的太太小姐的手指，尖钝同伸，黑白齐展。有一位自称是平日买惯珠宝的杨太太，作识途老马状，手段阔绰地买了一只，折合新币八十元，物美价廉，然后到处招展，游说别人，另一位吴太太也马首是瞻，步阔太太之后尘，买了一只，折合新币六十元，大叫便宜，要是在新加坡买，少不得要一百四十元以上，还说那些不买的人，真是错过机会，回去都要后悔。总之，吱喳之声，充塞车厢。

第二天一早，游舸湄南河，到水上市场去，少不得又是一场争购，泰丝啦，泰式小刀啦，都成热门货，虽然街道上卖的，比此处更便宜。最重要的是，这儿也有宝石，也自称

是泰国第一家，有发保证书，以示货真价实。吴太太指指点点，又戴又脱，看了许多都不买，那位缺乏修养的售货员火起来啦！一半英语，一半泰语，一半潮语地嚷着：

“妳说我这儿的宝石贵，妳手上戴着那只才贵呢！象这种四五等货色，我们这里最多是新加坡钱三十元！”

这些话真是导火线，只见吴太太怒气冲冲地联络了昨日购买戒指的六七位太太，准备向翁小姐大兴问罪之师。怎奈翁小姐心平气和，用泰国腔的英文，很有经验地应付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大战”：

“我只是带你们来参观，可没叫你们买，而且也教过你们，减价要到百分之五十。你们都是有钱才出来玩的太太，买贵了一点，又算什么？”

太太团只好不作声。只见陈太太哭丧着脸，对着沈默寡言的陈先生说：

“唉，上当啦！”

×

×

×

车快至花莲，我诚恳地请问导游何先生，有何奇货特产可买。他使用扩音机同时向车内团员报告：

“花莲是大理石之乡，有许多大理石制造的摆设品可以买。只是此间工厂出的较贵，但可靠，外边路旁卖的，真假参半，若不会选，大有机会上当，那些是劣等大理石外层，加上化学胶混合制成的，真假难分，我也不善分辨。

我既非鉴赏家，更无经验，既然有意要买，便宁可贵些，

不买假货。于是我一口气买了三个笔筒，七个花瓶，四只仿宋丁香紫尊形，三只仿明嘉靖斗彩瓶形，共用台币一千八百元，折合新币一百二十元，真是满载而归，好不开心。

上车后，当然又是一番热闹争论。有一位自称游台湾数次的老妇人郑太太，看了一眼我买的东西，咀边露出难以言状的笑，对她的亲戚周太太说：

“吃了晚餐，回旅店时，在旅馆外路边摊子买，这儿太贵啦。”

有几个盲从之辈，一听立刻附和，决定跟随其后。

第二天清早，在小店里吃过油煎饼，热豆奶加蛋，油条等台湾早点，便在旅店下柜枱边的客座集中，准备至机场，乘机飞回台北。但见几位太太沾沾自喜地拿出昨晚在路摊买的香烟碟子来“扬威”，突然，有一位一眼瞥见旅店中售卖土产纪念品的玻璃柜里也有一只一样的香烟碟子，便叫掌柜小姐拿出一比，色泽一样，但重量及敲打出来的声音，不大一样。郑太太居然有勇气把心一狠，说：

“小姐，妳这只也未必真的吧？”

掌柜小姐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地反击郑太太：

“现在还好，用久些更可看出真假呢！妳这位老太太，好不讲理，我们旅店的招牌可还要的！”

周太太耸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唉，上当啦！”

问路 · 过路

我在猛烈的阳光下走着。迎面走来了两位五六十岁的外国人（该是老夫老妻吧）：“请问妳到手工艺中心怎么搭车？”那老妇人操着英语。“如果要快要方便，最好坐德士。”我别有用意的说。“不，我们是来游玩的，有的是时间。德士坐多了，想乘乘贵国的巴士公共汽车。”老绅士礼貌地说。看看吧，一把年龄了，也不怕上下之苦，我怎好意思不指引指引呢？可是，该搭什么巴士？唉，我这个星加坡公民真糟。四处无人可问，突然，我看到几步之远的巴士站和电话亭，我摇了两三个电话，终于问清楚了，然后转告他们。“真是感激，要妳这么麻烦”。老太太说。而老绅士也加上一句“星加坡的人真好”！

我想起在台北的情形。晚上，同团的太太小姐们都忙着上歌厅，我对这消遣没什么兴趣，便往书局里逛，听说台北的书局，在夜间才热闹呢！得到旅店掌柜郑小姐的指示，我找到了中华书局。我在拥挤的人群，在如山的台湾本地作家的著作里东翻西看，有许多好的作品，都是海外国家所不能

买到的。忙了两个钟头，出了门，走了两圈，看见一条小街相当热闹，羊肉嫩当归的浓香，在夜的北风里吸引了我，吃了一碗，一身暖和和的。走了两条街，糟啦，怎么老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又再走了两三条街，没办法，只好问一位过路的学生模样的青年，谁知他对于这间新开不久的华华旅店，也不十分清楚，可是，他替我东寻西问，终于说：“小姐，我知道了。妳往左边走，到了红绿灯的地方转右，……不，我看，还是我带妳回去好了，反正也不是很远。”于是，我愉快地跟着他走。回到旅店时，我告诉郑小姐：“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那次在古晋，白天几个人往电讯大厦观光购物，回来时一时记错了车号。眼见巴士越走越陌生的道路，于是，我们几个人嘀咕着，话给女剪票员听到了：“哦！你们搭错车啦！”她的话一说完，全车男女十多个人，立刻都成了我们的“导师”，七咀八舌的，有的指导我们立刻下车换车，有的说出车号，有的教我们认明路旁的某大商店作记号，让我们方便换车，……耳朵一时忙不过来，对着一张张热切的笑脸，只好不停地说谢谢。晚上，魏萌宪文诸兄宴客时，田思兄问我白天的游玩情形，我一开口便先说“砂劳越的人真好！”

×

×

×

亲友们从联邦出来游玩，在许多没有天桥、斑马线或红绿灯的地方过马路，真是诚惶诚恐，紧拉着我一步都不敢

动。“唉，星加坡的车真多，真吓坏人，我真不敢过马路呢！那些司机为什么总不让人呢？赶着去哪里呀！”

在台北，车辆在斑马线上竟也不让人！据报载，就曾有两名护士在斑马线上过路时被车撞死的“奇闻”！那次，我们在斑马线上大模大样地过路时，来往的车辆竟不相让地直驶过斑马线，我大吃一惊，急步而过。唉，这些驾驶的人，为什么在斑马线上也不让人呢？他们赶着去哪里呀！

在香港和日本，车潮不让人，人潮也不让人！车潮不让你过时，你没办法；而人潮要你过时，你也没法不过！

在热闹的市区，斑马线上，交通灯前一下子便挤了一大群人，车潮一停，人潮汹涌向前。那次，我在斑马线上被挤跌了一罐糖，想弯身不行，想停下来拾更不行，只好随着人流过了路。一阵浪潮过后，随着另一阵浪潮回头时，只三两分钟之间，那罐糖已被人潮车潮踢到路中，辗得扁扁的。这些人为什么也不让人呢？他们要赶去哪里呀？

×

×

×

给找不到路的人一些正确诚恳的指导吧！礼让过路的人吧！这未尝不是人情味呢！

1 - 6 - 77

冬旅奇遇

冬夜的台北街头，冷风袭人。

在高鸿缙师母及傅棣朴教授的殷殷招待下，我的肚子里填满着别具风味的湖北烤蒸鸭及五加皮。我何等荣幸，得尝高师母亲手烹饪的一等佳肴及接受傅教授的倾樽劝饮。走出南京东路，一身暖和和的。而在台大南大交换学生计划下，被派去台大深造，比我早到两三个月的为祥兄，又以半个主人自居，带我去逛西门汀。逛完了五层楼，设备完善的台北第一百货公司——远东，不只眼花撩乱，同时脚酸腿麻了，真是名不虚传的“第一”。之后，为祥兄又请我到“银马车”咖啡座去持觞倾谈，才相识，明朝又匆匆话别了，我有理由婉拒他的盛意吗？

百货公司门前，车水马龙，好不容易才截止了一部计程车，坐定后为祥兄告诉他地点，谁知他立刻唠唠叨叨：“早知去那边，就不接你们。”好不近情理呀，我很想骂他的：“人们都说台湾人情好，可是，都给你一个人破坏啦！”但一想生活逼人，烦恼过度时，心情不好，也总难免会任性使

气，因此我说：

“先生，你有什么困难么？比如路途难走啦，我们下车好了。”

“当然有！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

好硬的语气，好妙的回答。的确，每人都多少有难言之苦呀。在闪过的路灯及霓虹灯中，我看出他那紧张、疲倦的脸，于是，我不再惹他了。

为祥兄问我有没有去过邬莱。一提到这“天开奇境”，我便高兴啦，对着那位比我早来，但为了功课，至今还未能去游玩的为祥兄，滔滔不绝：

“那道飞瀑，云岩仙道，锦鲤喷泉，吊缆车……还有台车，我都坐过了……”

正在得意，没想前面那位坏脾气车夫竟搭腔过来：

“哈，小姐，妳别以为邬莱好玩，台湾好玩的地方才多呢！野柳妳去过没有？”

“还没去，看情形没时间了。先生，你是湖北人？”

“妳怎么知道？是同乡么？”

“不，我是听你的口音。”

说话间，银马车已在望，路程只一哩左右，但的确是车多人挤，不易通行。眼见车子要转个交通圈，再割回左边去，真不容易。我提议司机就在右角停车，我们走过去更方便。可是他偏偏不肯，连声说“不困难！不碍事”，直要“送佛送到西”。下了车（上车时四元）车资六元（折合星币四角）

为祥兄给了他十元，叫他不必要找钱，他千谢万谢，关上自动车门时，还探出头来：

“小姐，野柳，妳是不能不去的。”

冬夜的台北街头，冷气袭人，然而，我还没需要穿上冬大衣。

×

×

×

初冬的香港；上午十时后，阳光照人。

过港第二日清晨，游过石澳，有事去拜访两位文艺界朋友，怎知蒙志兄的介绍信摆了个乌龙，八十三号写成三十八号，使我和仙蒂表妹，左转右弯，不得其门而入，只好低声弯腰，请问水菓摊的老婆婆，卖甘蔗汁的小贩，洋行中的掌柜先生，而回答的都是一样的：

“走左边，转角。”而且都是头不抬、眼不看，语淡声平，生活把人心磨得麻木无情了。我嘟着咀，而表妹摇摇头，聪明的表妹了解我的意思，她是那儿生长的，早已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看到我的表情，也只能抿抿咀，她能说什么吗？

想想看，我也真是太苛求了，其实，他们能告诉我一言半语，已是很难得了，要是他们不理不睬我，也没什么奇怪的。在这个十里洋场，人情薄如纸的商港，已是司空见惯的可怪不怪了。记得第一天到万金油花园，发生一件更妙的事呢！——

我到虎豹别墅，只为了要看看那座矗立在园门内侧，高

七层的白塔，去到时才知道因有人跳塔自杀，如今已禁止入内及登临，只好止步，在园门外张望。忽见门口有一中年男子，用一种类似“阿答叶”般的青草，手段灵巧迅速地编成了一只只蚱蜢，编好了，用叶茎一端插入腹部，一端插入一只装草料的藤篮边，只觉头颈清楚，翼尾翩然，远看近视，都可乱真。

“先生几多钱一只？”我的广东话是不错的呢。

“三元！”好没有表情的脸，好绝的语气，好大的声音。说完依旧削削切切，摺摺扭扭，编个不停。

三元，折合星币一元半，这种青草，不到几天便枯黄乾裂了，但一想到那种精巧的手艺，还是值得买的，于是，我把左手伸出去，正想拿起一只来，也许是我欣赏太久了，他以为我是不会买的吧，因而开口道：

“无郁（粤语，意即别动）！会烂架！”更没有表情的脸，更绝的语气，更大的声音。

既然一拿就烂，我还想买么？我缩回那只正要去拿蚱蜢的手，也缩回那只正想插入大衣内的钱袋的右手。

初冬的香港，上午十时后，阳光照入，然而，我需要穿上冬大衣。

7-3-74

奇景异境话横贯

我以为如果不游东西横贯公路，就等于“入得宝山空手回”——没到过台湾。在台湾，著名的公路有好几道，如一边面对峻岭，一边险濒太平洋的，是苏花公路（由苏澳到花莲）；蜿蜒在千山万壑中，穿过台湾最高的中央山脉，从东势到花莲的，是东西横贯公路。

东西横贯公路，长一九二·五公里，共有八十五个山洞，最高点为二五五六公尺。它原由美国计划开辟，但后来美国因感棘手而放弃，可是，台湾一万名退伍军人，却毅然负起重任，只花三年半的时间，圆满完成而轰动一时，震惊中外。

这条横贯公路，因山路狭窄，所以上下山的车辆，都受时间管制，象上马来亚的福隆港一样。

在农曆，已是寒气开始袭人的初冬，我终于走入了山的世界，过横贯公路，作竟日之游。

从山脚（东势）上山，一过龙安吊木桥，看见山民蹲在路旁的沟中洗衣，这涓涓末流，来自重重峻峰。同车的一位小朋友，瞪着大眼睛问我：“阿姨，为什么沟渠水也可以洗

东西？”他有的是疑问，而我有的是羡慕——能生活在大自然中，多幸福呀！我可以想象那道细流，源远流长，经过数不清的高山低谷，千重过泸，该是如何的清静、冷冽，用惯了充满化学药味的自来水的我们，怎能不产生这种心情呢！

台湾香蕉是相当有名的，经过远雾近阳的和平乡，只见蕉园散布，叶大蕉肥，香甜四溢，黄绿相映。跟车的彭小姐告诉我，当地人民很难吃到好香蕉，因为精选过的都往外销，以增加国家收入。

公路中的达见水坝，五国专家正展开如火如荼的工程，预计七年可以完成，现在已完成五分之三，日后，它将是远东第一大水坝，用来发电。这里的山都是海层岩，通过云山千层来建设，工程何等浩大，人类毕竟是有办法的万物之灵。（石门水库目前是远东第一大水坝，它消除了新竹桃源一带的水患，化害为利，用于灌溉及发电，但达见水坝一完成，它将沦为第二了。）

高一九四五公尺的梨山，为东西横贯公路的中途站，顾名思义可以思义，此地以盛产梨子而著名。可惜时届深秋，梨子已过造，路旁摊子虽有售卖，但皮色已失去鲜嫩，引不起我的购买慾。小贩们殷勤招徕，特别是姑娘们，双颊如涂胭脂，有个小姑娘向我招生意：“小姐，不买梨，买个苹果吧，梨子是过时些，苹果却是新鲜的。”我一心只想买梨，不作他想，所以笑着对她说：“姑娘，如果买，那么，我要买妳脸上那两个。”现在想起来，倒有些后悔，没有梨，又

何妨退而求其次，买个苹果一试？我辜负了那小姑娘的心意了。

驱车至石松，已海拔二〇〇〇公尺。驾车技术高明，上高山如履平地，在只可容纳一辆车过，常有锐角转弯的狭窄山路，仍可作六七十公里，飞车而过的司机黄先生，突然煞车。“糟啦，汽车抛锚啦，荒山野岭，进退维谷，如何是好？”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着急起来。正忧愁，黄先生指着窗外，啊！原来草间霜华点点。黄先生跳下车，我也独自一人，随之跃下。他从路旁山涧捧起一片“大玻璃”交给我，寒风刺骨，但我不知哪儿来的热，竟然有勇气把块大雪片紧拿在手中，贴到脸上，我怎样描写此时的心情呢？彭小姐笑着说：“够啦，妳的脸已经够红了，回去要脱皮的，上车吧。”

方听得导游何先生报告：“这是松泉岗”，好雅的名称呀。黄先生又再度煞车，但这次我不再忧虑了，我深信这只识途老马，必定是发现奇景，见他下车，我也急忙跟随其后，果然，站在山前，只见路旁叶叶蒙霜，茎茎纷洒，更妙的是在我面前的松泉岗，滴泉成珠成柱，长短参差，大小相同，如一幅水晶簾，挂在我面前，在太阳下发光！黄先生俯身前倾，采了一条冰柱给我，我放进口里，啊，这大自然的冰淇淋，好冷，好香，带着泉水的甘冽，泥土草木的香味！

大禹岭高二五五六公尺，这是东西横贯公路的最高点，抬头望，“梅寻岭”虽无梅可寻，但是，能在此俯瞰群山，



在花莲

只见远山迷蒙，近山黛绿，相看不厌，总是一大乐事。这里有一个小亭站，牛肉面及饺子的香，从寒风中吹送入鼻子，不吃都不行，冬天旅行，混身凉快；食慾特佳，再下去，能不增肥者几稀？小食摊前濒悬崖处，有一块褐色直木板，以红漆写着那位有“清刚之气”的晋代大诗人左思的名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前一句真是亲切有味。欲穷千里目，何时何日，我能登临更高的名山？游览更多的奇峰？

云海是天织锦绣，自然奇观。乘七四七珍宝型客机，飞到一万四千呎以上的高空，穿越云海，是一种境界；站在山脚下，对缭绕的云雾，高瞻远瞩，是一种境界；站在万山之巔，俯视山脚的云气蒸腾，是一种境界；如今，站在二二〇〇公尺的“合欢远眺”，遥望对面高达三〇〇〇公尺的“合欢连峰”，又是一种境界。只见山尖浮动，峰绿天蓝，云紫如带，随阳光作多彩之变化。我想起那齣“纺织舞”，女工们如天女，穿梭在匹匹云锦之间，道道彩织，迤迤飘逸，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充满美的色彩与旋律的内心世界。我站在悬崖边，心旷神怡，脚跟浮动，真个“心疑形释，与万化冥合”。彭小姐警告我：“要是跌下去，可要粉身碎骨的。”真的，往下一看，只见一片雾谷，漆黑不可见底，跌下去，根本连粉都看不见，更无碎骨可寻了！

钟灵毓秀，深山绝谷，人跡罕到之地，既免砍伐之祸，又饱受天地山气的滋润，千年神木，不为传奇。从“合欢远眺”往下走不远，位于二〇〇〇余公尺的碧绿，就有一棵神

木，它是棵红桧，直径十一公尺，树龄三千年，游人都停车驻足而观，看它茎实叶绿，静立在冷风中，烈风知劲木，真有老当益壮之概。

车至天祥，从此处开始，东西横贯公路的精彩，处处呈现。这里是公路中较开阔的地方，名为“天祥”，是为纪念那位“当天命已去，人心已离”还“挺然独出于百万亿生民之上，欲举其已坠，续其已绝”“可为即为”的南宋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山坡上有他的铜像，铜像下的大方石墩，漆金字“浩然正气”，背右旁有文天祥剖明心迹，震撼人心的《正气歌》全诗。以峻岭为背景，铜像傲然独立，真有一种顶天立地，“悠悠乎与浩气俱”的不凡气概！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为这位英雄立像的吗？

慈母桥是为了宣扬那位为了重视儿子的环境教育，使孟子成为“亚圣”，成为贤人而“三迁”的孟母而设的。亭子不大，但此处多大理石，故亭、桥、台，都以大理石为材料，它的冰洁，用来建设纪念贤妻良母的坚贞，慈光常照，我想，没别的材料能出其右了。意大利的许多古教堂，用大理石建筑，看来特别圣洁，和慈母桥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大理峡谷是大理石山在数万年来被洪水浸蚀而成的世界奇景之一。迎宾峡是燕子口至九曲洞之间的世界罕见大断崖。九曲洞是大理石所构成的峡谷隧道，它洞中有洞，道外有道。而一线天则两山相近，只一线之距，伸手可触。燕子口隧道绵延，这里本是燕子的安乐窝，为了开山成路，燕子

都在火药与爆炸声中，惊魂纷飞，仓皇他迁。如今只见洞巢依旧不复燕归来，空留余迹，否则，朝阳时的万燕倾巢，黄昏时的呢喃归队，一定是一幅点和线构成的现代画。燕子口还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吗？有，那是隧道脚有一块石，崩作人头状，眉、眼、鼻、唇、酒涡，甚是清楚，其上草木绵蔓，正如印地安人之鸡毛头饰，鬼斧神工，是人力所能为的么？我不禁感叹造化的奇功。

到了雾立水坝，东西横贯公路便开始渐由平地下山，这里仍可处处看见火山流岩造成的大理石滩，碧水川流其间，还有一道“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一线瀑，有一座漆朱红色的宁安铁吊桥，通往祥德寺，在万绿中一点红，使人眼前为之一亮。

太鲁阁在望，古色古香的“长春祠”，象城楼一般，依山而筑。断崖峭壁，险峻不凡的东西横贯公路，至此结束。山路是走完了，美景奇境也欣赏过了，希望人们能记着有四百名英雄，为开这条山路而牺牲，纪着那“万古长春”的伟大精神，恒念开山不易，凿路维艰呀！

天开奇境说乌莱

在台北之南，淡水河上游大崙溪旁的南插天山，海拔二三〇〇公尺。插天，多妙的名字呀！翘首远望，只见群峰屹立，直指云霄，还有什么比这形容更恰当吗？而乌莱，就在插天山间的峡谷地带。

“乌莱”是山地人称温泉的意思，此地以温泉著名，是不需赘言的了。难得的是此地的温泉，水色清明，丝毫没有一般温泉的难闻的硫磺味，可惜步履匆匆，无福在旅店里享受温泉浴的滋味，入得宝山空手回，真是遗憾！

下了车，走过一排小店，长廊和石桥，向风景区进发，在山脚下，有台车代步，每台可坐二人，来回四十多元台币，路程只一哩许，山路分二道，较低的一道方便汽车及行人，为了享受台车的风味，外来游客都弃下取上，车路为双程。车身与三轮车状同，木制，有四个小铁轮。上山时，由车夫在车身后推行，虽是冬天，又是山风劲厉，但仍见车夫一脸通红，汗流浹背，坐车怎知推车苦？

“先生，你好辛苦，我下车步行罢。”我心中不好过。

“不！不！小姐，你要是步行，会有危险的。”他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条狭小的双程铁轨山路上，一座台车迎面下山，从身旁擦过，迅速往山下滑去，车夫坐在车厢后的小座位上，使劲拉着那条慢行的控制器（如汽车之手拉制动器），铁轮铁轨，发出轰轰之声。

车夫告诉我，每台可得十六元台币（星币一元），上山吃力，可得八元，下山顺势省力，可得六元。要是游客多，年轻力壮，吃苦耐劳，生活是相当宽裕的，这也是国家发展旅游业，争取外汇，同时也替山民解决生计的办法了。

下了台车，倚石栏而立，见白练垂空，银花四溅，声荡峡谷，这里是第一段。然后坐吊缆车，至另一山，自云岩仙道至山顶，是第二段，与第一段水势，迤邐相接，我名之为“飞瀑二重奏”。飞瀑上端，雾气满山头，在丧权辱国条件之下，强占台湾五十年的日本人，称之为“云来之洄”，“宇雷之瀑”，看它自插天处奔腾而来，飞舞而至，带着如雷之声，震撼宇宙之音！

下了吊缆车，是一条云岩仙道，共长一八〇公尺。不知上了多少石级，只记得走了一段，正气喘时，抬头看见一棵神木，那是一棵“省楠”，树龄二〇〇〇年，坚密芬芳，万年不朽。

觅得云仙湖，湖水泛碧，晶莹如翠玉，有一小红亭，建在湖边，倒影湖中，湖边有数小舟，无人自横，这是仙境，岂是人间应有？正是“云壑灿神庥，四时富丽；仙踪凝福

份，万古长春”。

走得腿酸脚麻，汗泛发际之时，见有一茶水店及餐馆，一为台湾特产的黑松汽水，正好解渴，然后再接再厉，续登岩道。

离小店不远，有一处林木试验场，种着香楠，琼楠，细叶楠等插天山特产植物，依稀可闻啼鸟清音。

离小店数步之遥转右，便是锦鲤喷泉，好悦目肥大的锦鲤！乌菜山清水润，出产的山鸡、鲤鱼、香鱼、山菰等珍禽异兽，山珍海味，是别处少有的，我虽无眼福看见其他的各种特产，可是，看见这些山涧流水鲤鱼肥，已可想见其一斑了。更令我注意的是小湖中的那朵石莲，用白色及褐色天然石片砌成，泉自莲心喷出，设计者独具匠心，雅洁朴素。

万年桥就在锦鲤喷泉左前方，是一座铁索木吊桥，连接两山，走在桥上，全桥摇荡，身轻脚浮，既险又乐。

山顶已在望啦，这儿有游泳池，可惜北风吹拂，好水者绝迹。还有溜冰场，又因露未够冷，霜未足白，欲溜不能。

乌菜，就在繁忙，拥挤，喧闹的台北市南郊，但却是个远离俗世的仙境，以它自然朴素，极少人工雕琢的山光水色，宁静淡远的气质，吸引着游客的心，我无法不欢喜它，这天开奇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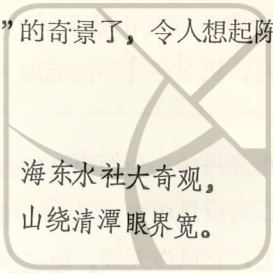
朝雾涵碧泛明潭

南投是台湾的心腹，内控高山，外扼平原，浊水溪与乌溪南北对峙相流，水沙浮屿，山川秀丽，成为人间仙境，其中玉山积雪，双潭秋月，更是亦凡亦仙而成为台湾八景之二。

双潭，就是指以水分丹碧二色而得名的日月潭，也称龙潭或合称明潭，它就在南投县中央，是台湾唯一的天然湖，湖面广运约二十四公里，它风姿天成，幽姿逸韵，波光耀目。远在清朝，它已名闻遐迩，那便是明潭八景：潭中浮屿、万点鱼火、潭口九曲、独木泛舟、山水拱秀、番家杵声、荷叶重钱、水社朝雾。到达日月潭时，已是漆黑一片。在教师会馆安顿了行李，便到市场上进晚餐，饱尝日月潭的鲜鱼美味，看过了山地姑娘的表演之后，已是十一时了，因为旅途劳累，在冬夜的冷风里，倒头便酣眠。

冬眠不觉晓，一觉醒来，推窗拉帘，方知东方已发白，正喜旭光万道，朝露凝翠，就急忙披衣，冲出房门口。而前院铁栏外那朵直径整六吋的红玫瑰，迎面带露盛开，我没法

不回顾凝视，我沈缅在金马崙的玫瑰的海中，记忆极力搜索，在那山顶的梯田里，可也找不出一朵足以与之比娇竞盛的。为了灼灼其华，我竟顾此失彼啦，瞬息之间，猛抬头，我已分不清是山是岭，是湖是波，雾罩着湖面，雾捲失山头，雾迷失五指，分明在我脚底的日子潭，顿时不知其踪。正惆怅，在天昏地暗之时，少顷，天边出现一层鱼肚白，再过十分钟左右，黄金色的光芒，由水社山后射出。于是，露收雾散，云清烟消，水社山青，明潭水绿，明媚如画，这就是“水社朝雾”的奇景了，令人想起陈世烈“咏珠潭映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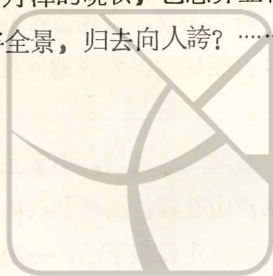
海东水社大奇观，
山绕清潭眼界宽。

走上建筑在湖畔山岗上的涵碧楼，日月潭的湖山碧色，毫无滕隐，水社山青翠连绵，环绕碧湖，林木苍郁，倒映湖中，成了一幅深绿，与浅绿泼成的水墨画。难怪占领台湾五十年的日本作家山木柳唐，都要为之心醉，为它题上一首五绝，歌颂这“山水拱秀”呢：

相助北风致，云烟朝夕封；
去来浓复淡，山水秀灵钟。

游日月潭而不游湖，那就别去啦。虽然遗憾的是现代交通工具的改良，游湖都不划船了，而代之以汽艇。没有了桨声泼泼，只闻摩多声扑扑，不见船桨落处所荡起的圈圈涟漪，只见汽艇乘风破浪，这似乎减少了游湖兴味，但毕竟比不游的好。于是，汽艇过处，澄清无波的湖面，溅出阵阵浪花，划成道道白涛，加上相看不厌的山，永不寂寞的树，天地何愁其窄？

我终于窥见了日月潭的晓妆，也总算登临游泛了名潭，何时何日，我能描将全景，归去向人誇？……………



20 - 2 - 74

撩人八景在澄清

抵达台南澄清湖时，一抬头便看见那座白石灰的雕樑画栋，气势不凡，莊严肃穆，古色古香的大门牌楼，左右两道石阶的三段空间，层层地，整齐地种着坚柏，迎北风而更苍苍。

上完石阶，有两间水族馆，小学生如过江之鲫，笑声时闻。我急着要访湖山胜景，没买票入内。

在水族馆左侧，走石级下山，一眼望见三座小山，第一座遍种花木，灼灼其华的是圣诞红吧！第二座小山建着“义士馆”，第三座矗立着“自由亭”，合成澄清八景中的第一景：“物华天宝”。

下了山向左弯，不久便见山水含辉，风平浪静，群峦倒影湖中，更有九曲桥，全桥为白石灰造成，迤迤湖面，“曲桥钓月”，多美的形容。“钓月”也好，“钓雪”也罢，都是凄凉浪漫的超俗行为，芸芸众生，又何妨一效痴举，一去身心尘俗？

那花中君子，香远益清，令人闻风而至。“柳岸观莲”，



澄清湖 〈曲橋釣月〉

顾名可以思义。池塘相当大，虽然北风不绿杨柳岸，但仍稀稀疏疏，垂拂莲面，依依之状，有笔难描。而满塘红莲，风翻翠盖，红绿竞肥，令人遥想江南水乡，荷塘处处，莲歌互答的美景。

登“高丘望海”，澄清湖全在眼底，更有那中兴塔，塔高四十多尺，七层八面，腰檐作反翘形，每层有栏杆而无支柱，色彩堂皇华丽，它该是从江苏无锡山龙光塔的设计取得了灵感的吧？而塔高七层，欲穷千里目，可更上层楼！

经过那座参天古林，隐约传来禽音，“深树鸣禽”，想得春花怒放时，佳木食禽，更是百鸟争鸣，啼声处处闻了。

纪念军队的忠灵塔，屹立在“湖山佳气”中，是青山有幸埋忠骨？是忠骨有灵彰青山？

向着湖面，有三座设计不同，大小各异，黄色琉璃瓦，红色柱子的亭第一座大的与最小的一座，作八角形飞檐，顶尖有一梅花鹿及一鸽，中间一座则作圆形，垂檐，小亭静坐，可饱揽湖山，这就是“灵亭揽胜”了，不只可以拥有胜景，路左边的“揽秀楼”，不时举行图画展览，让游客赏景之余，又可观画，欣赏异国艺术，一举数得。

行行重行行，不觉间已绕湖一周，得月楼就在眼前的半岛上，“平湖秋月”，静影沈璧，想谪仙在世，也要作“捞月”之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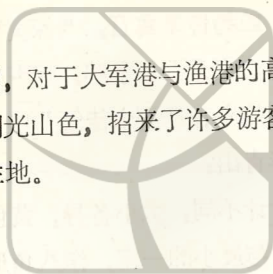
澄清湖，也就是经过了人工扩充美化之后的大贝湖，它表现了天人合作之妙，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美，那园林、楼

阁、亭台、佛塔，使人清心悦目，留连忘返，我想起了南宋杨简的《南园赋》：

风光分净明，林塘兮翠深，
云闪兮不动，景妙兮莫寻，
泰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沉，
万化迭奏兮，岂去曩而来今，

.....

澄清湖，对于大军港与渔港的高雄，它不只供给工业用水，更以湖光山色，招来了许多游客，它是台南独一无二的自然游览胜地。



6-7-74

后记

能踏出国门，去游览他国的名山胜水，了解异邦的风俗民情，欣赏别国的历史古迹，民间艺术……现代旅游，内容太多姿多彩了，岂止是限于游山玩水而已？能有机会“行万里路”的人，多么幸福！

而在游玩享乐之余，能把所见所闻，写成篇章，让读者随着它去卧游，分享自己的欣喜或惆怅，这又是一种更大的快乐！

于是，我选出32篇旅游、杂感、回忆的散文，印成《豆香处处》。行迹所到，文笔所触的，包括广东、印尼、香港、马来西亚、台湾……。这些东南亚的国度，毕竟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般人所向往一游的友邦之国，我所以特别喜欢这些邻近的地方，也是不足为奇的。就因为有了主观上的偏爱，再加上对于山水景物，风土人情的见仁见智，欣赏的角度，描写的笔调，也当然是“独具只眼”的。就如一滴水，在没阳光之时，平面看去，它是无色的；可是，当我看时，在艳阳之下，从侧面及从各种方向看去，这滴水却变成钻石，闪着灿烂的光！于是，我惊觉它的

不平凡，极力去描绘它，赞叹它，回忆它，这也是必然的。

那四篇台湾山水游记，有几句话不妨说说。我一接触到台湾的风物时，中国的古诗词，古书画的典雅意绪，一时都涌上心头，笔调就在不知不觉中显得与前面所写的略有不同了。有位文友大赞这几篇散文“句句珊瑚，字字珠玑”；另一位却以为不能摆脱古人文字的影响，不是现代白话文作者所应走的道路。在文集付印前，我原考虑把某些“整齐流利，音节铿锵”的句子加以重写，但一想到何妨把这种文字作为纪念我学习写作的经过呢？于是也就没作什么更改了。

世界是那么广大，这本散文里所记的，只不过是它的一些小角落，但是，能到那些我喜欢到的友邦小游，也总比那些没机会去的人幸运多了。当然，登高才能望远，有多少奇风异俗，千仞岗，万里流，值得去采访欣赏，相信不只是我，也是许多心灵活泼的人所梦想的。但愿有那么一天，我能以更有力的笔调，写出更动人的游记杂感吧。

4-7-77



豆 香 处 处 石君著

出版：联合文学出版社

4697, Block 16,

Beach Road,

Singapore, 7.

承印：理想纸品印刷公司



开本：13 x 19 cm · III + 106 · 插图8

1977 年8 月初版0001—4000 本

版权所有 · 不准翻印

定价：M. \$2.20 (星马)

U.S. \$3.00 (海外)

